



吳興 鄭元慶芷畦 述

徐 嶠蒼蚪

編次

閩中陳瞿石先生 鑒定

馮 演景何 男惟鞠侍何

五代史全目 正史

本紀十二

梁太祖

梁末帝

唐莊宗

唐明宗

全目  
五代

唐愍帝廢帝

晉高祖

晉出帝

漢高祖隱帝

周太祖

周世宗恭帝

列傳四十五

雜傳諸人皆歷事數朝不可以代紀故特註出以彰其醜惟劉景岩仕晉以太子太師致仕王延仕梁既希堯仕晉皆終身不失臣節似不當與雜傳

梁家人

太祖王后 張后 陳昭儀 李昭容 末帝張妃 郭妃 太祖子友裕友珪友璋友雍友徽友攷友文 太祖兄全昱子友諒友能友誨 兄存子友寧友倫

唐家人

太祖劉妃 曹后 莊宗劉后 韓淑妃 伊妃 太祖子存美存霸存禮存渥存又存確存紀 太祖弟克讓克修子嗣弼 嗣肱克恭克寧子襲 莊宗子繼岌繼潼



繼嵩繼  
躋繼嵩

唐明宗家人

曹后 夏后 魏后 王淑妃 子  
從璟 從榮 從益 姪 從璨 從璋 從溫 從

敏 愍  
帝孔后

唐廢帝家人

劉后 子  
重吉 重美

晉家人

高祖 李后 安太妃 出帝 馬后 高祖  
子 重信 重义 重英 重進 重睿 重泉 高祖

叔 萬友 子 敬威 敬贊 萬銓 子 敬暉 高  
祖 兄 敬儒 弟 敬德 敬殷 子 重胤 出帝 子

延煦  
延實

漢家人

高祖 李后 高祖 弟 崇信  
子 承訓 承勳 姪 贊

周太祖家人

柴后 楊淑妃 張貴妃 董德妃  
子 侗 信 姪 守愿 奉超 遜

五代

周世宗家人

柴守禮 劉后 兩符后  
子 誼 誠 誠 感 讓 熙 護 熙 誨

梁臣

敬翔 朱珍 李唐賓 龐師古 葛從周  
霍存 張存敬 符道昭 劉捍 寇彥

卿

梁臣

康懷英 劉邠 牛存節 張歸  
霸 歸 厚 歸 弁 王重師 徐懷玉

梁臣

楊師厚 王景仁 賀瓌 王檀  
馬嗣徽 王虔裕 謝彥章

唐臣

郭崇韜  
安重誨

唐臣

周德威 符存審 史建瑨 子 匡翰 王建  
及 元行欽 安金全 袁建豐 西方鄴

唐臣

符習 烏震 孔謙 張延朗  
李殿 李仁 毛璋

唐臣

朱弘昭 馮贛 劉延明 康思立  
康義誠 藥彥稠

唐臣 豆盧革 盧程 任圖 趙鳳 李襲吉

晉臣 桑維翰 景延廣

漢臣 蘇逢吉 史弘肇 楊邠 王章 劉銖

周臣 王朴 鄭仁誨 郭允明

死節 梁王彥章 唐裴約

死事 梁張源德 唐夏魯奇 唐姚洪 唐王思

命官 王清 周史彥超

不行 鄭遨 唐晉俱召之不起 賜號逍遙先生 張

晉六 聽歸老 程福贊 任晉為李殷所誣 見殺

五代 全目 三 士

唐六臣 張文蔚 楊涉 張策 趙光逢

義兒 李嗣昭 嗣本 嗣恩 存信 存孝 存

伶官 敬新磨 景進 史彥瓊

宦者 張承業 張居

雜傳 王鎔 羅紹威 王處

雜傳 李茂貞 韓建 李仁福 韓遜

雜傳 楊崇本 高萬興 溫韜 俱藩鎮

雜傳 盧光稠 譚全播 雷滿

雜傳 朱宣弟 瑾 王師範 李罕之 孟方

雜傳 孫德昭 王珂 趙犖 馮行襲 俱藩鎮 李振 裴迪 卓震





雜傳

杜重威任晉而降契丹又歸漢見殺 李守貞任晉而降契丹又歸漢而反自焚死 張

彥澤仕晉而

雜傳

王景崇任唐晉漢而叛自焚死 趙思綰與景崇同叛見殺 慕容彥超仕唐晉漢周而

叛自投

雜傳

馮道初事劉守光已仕唐晉及契丹又仕漢

周 李琪兄瑒俱唐臣仕梁瑒死琪又仕唐

雜傳

盧文紀仕終五代 馬胤孫 劉岳 馬縞 崔居儉俱仕梁唐 李譯唐臣仕梁唐

姚顥 崔悅俱仕梁唐

雜傳

王權唐臣仕梁唐晉 和凝仕唐晉漢 趙 馮玉俱仕晉及契丹 盧質 呂琦

五代

五

士

薛融 何澤 史主 龍敏俱仕唐晉

雜傳

王延仕梁 裴皞唐臣仕梁唐晉 裴羽仕

梁唐使吳越歸又仕周 張允 王松 馬 重績俱仕唐晉 李崧仕唐晉及契丹 李

鑄 賈緯俱仕唐晉漢 王仁裕仕蜀歸唐 又仕晉漢 趙延義仕蜀歸唐又仕

晉及契丹歸又仕周 段希堯仕晉

考三

司天

二

職方

一

世家年譜十一

十國世家十

吳 南唐 前蜀 後蜀 南漢 楚 吳越 閩 南平 東漢

十國年譜



附錄三

四奪

上中下

遼史全目

僭史稍節

本紀三十

太祖

耶律億二

太宗

德光二

世宗

阮四

穆宗

璟二

景宗

賢二

聖宗

隆緒八

興宗

宗真三

道宗

洪基六

天祚帝

延禧四

遼全目

六

土

志卅三

營衛

三

兵衛

三

地理

五

曆象

三

百官

四

禮樂

七

儀衛

四

食貨

二

刑法

二

表八

世表

皇子

公主

皇族

外戚

遊幸

部族

屬國

列傳四十五

蕭蕭思盛蕭謙

后妃

太祖述律后

太宗蕭后

世宗蕭后

甄

穆宗蕭后

景宗蕭后

聖宗蕭后

欽宗蕭后

興宗蕭后

蕭妃

道宗蕭后

蕭妃

天祥蕭后

蕭妃

義宗

倍太祖長子

子隆先道隱

章肅皇帝

李胡太祖三子喜隱

宗長

子里

晉王

敖盧幹天祚長子

耶律曷魯

蕭敵魯

耶律斜捏赤

耶律欲穩

耶律海

里

全目

七

士

耶律敵刺

蕭痕焉

康默記

韓延徽

韓知古

耶律覲烈

耶律鐸臻

王郁

耶律曷魯

窘

耶律解里

耶律拔里得

耶律朔古

耶律魯不古

趙

延壽

高模翰

趙思溫

耶律渥里思

張礪

耶律屋質

耶律吼

耶律安梅

耶律注

耶律頽昱

耶

律撻烈

耶律存臘葛

蕭海瓌

蕭護思

蕭思溫

蕭繼先

宗昉

耶律賢適

女里

郭襲

耶律阿沒里

張儉

邢抱璞

馬德臣

蕭朴

耶律八哥



耶律室魯王繼忠蕭孝忠陳昭衮蕭合卓

耶律隆運耶律勃古哲蕭陽阿武白蕭常哥耶律

虎古

耶律休哥耶律斜軫耶律奚低耶律學古

耶律沙耶律抹只蕭幹耶律善補耶律海里

蕭撻凜蕭觀音奴耶律題子耶律諧理耶律奴仄

蕭柳高勳奚和朔奴蕭塔烈葛耶律撒合

耶律合在劉景劉六符耶律裊履牛溫舒杜防蕭

和尚耶律合理只耶律頗的

全目

八

十一

蕭孝穆蕭蒲奴耶律蒲古夏行美

蕭敵烈耶律益奴蕭排押耶律資忠耶律瑤質耶

律弘古高王耶律的琢大康又

耶律庶成楊哲耶律韓畱楊佶耶律和尚

蕭阿剌耶律義先蕭陶隗蕭塔刺葛耶律敵祿

耶律韓八耶律唐古蕭木哲耶律玦耶律僕里薦

蕭奪刺蕭晉達耶律侯哂耶律古昱耶律獨顯蕭

韓家蕭烏野

蕭惠蕭迂魯蕭圖玉耶律經軫

耶律化哥耶律幹臘耶律速撒蕭阿魯帶耶律那也耶律阿魯掃古耶律世良

耶律弘古耶律馬六蒲滴冽耶律適祿耶律陳家

奴耶律特麼耶律仙童蕭素威耶律大悲奴

耶律仁先耶律良蕭韓家奴蕭德蕭惟信蕭樂音

奴耶律敵烈姚景行耶律阿思

耶律幹特刺孩里實景庸耶律引吉楊績趙徽王

觀耶律喜孫

蕭兀納耶律儼劉伸耶律胡呂

全目

九

十一

蕭岩壽耶律撒刺蕭速撒耶律撻不也蕭撻不也

蕭忽古耶律石柳

耶律棠古蕭得里底蕭酬幹耶律章奴耶律朮者

蕭陶蘇幹耶律阿息保蕭乙薛蕭胡薦

蕭奉先李處温張琳耶律余親

文學二蕭韓家奴 王鼎 耶律昭 劉輝

能吏太公鼎 蕭文 馬人望 耶律鐸魯幹 楊遵勗 王棠

卓行蕭孔刺 耶律官奴 蕭蒲离不

列女刑簡妻 耶律氏常哥 耶律奴妻 耶律朮者妻 耶律中妻



方技

直魯古 王白 耶律乙不哥

魏璘

耶律敵魯

伶官

輕 羅衣

宦官

王繼恩 趙安仁

姦臣二

耶律乙辛 張孝杰 蕭余里也

耶律合魯 蕭遠魯古

耶律燕哥 蕭得裏特

逆臣二

轉底 察割 耶律塔不也

重元 滑哥 蕭圖古辭

蕭翰 耶律海

律牒蠟

耶律朗 耶律敵獵 蕭革 蕭胡觀

耶律劉哥 耶律海 蕭迭

里得

古迭 耶律撒刺竹

蕭特烈 奚回 離保

外紀

高麗 西夏

國語解

宋 全目

十

士

宋史全目土

正史

依全史止分目錄土下不分南北

本紀四十七

太祖 三

太宗 二

真宗 三

仁宗 四

英宗

神宗 三

哲宗 二

徽宗 四

欽宗

高宗 九

孝宗 三

光宗

寧宗 四

理宗 五

度宗

瀛國公二王

志一百六十二

天文

五行

律曆

地理

河渠

禮

依樂十七

儀衛

輿服

選舉

吏職官十二

食貨十四

兵十二

刑法三

宋金目

藝文

表三十一

宰輔

宗室世系 廿七

列傳二百五十五

后妃

太祖母昭憲杜太后 太祖孝惠賀后 孝明王后 孝章宋后 青太宗淑德尹后 懿德符后 明德李后 元德李后 真宗章懷潘后 章穆郭后 章獻明肅劉后 李宸妃 楊淑妃 沈貴妃 仁宗郭后 慈聖光獻曹后 張貴妃 苗貴妃 周貴妃 楊德妃 馮賢妃

天文

志一百

后妃

神宗欽聖獻肅向后 欽成朱后 欽慈陳林賢妃 武賢妃 哲宗昭慈孟后





重贊 子崇訓 崇業 張令鐸 羅彥瓌 王彥昇

韓令坤 父倫 慕容延釗 子德豐 從 苻彥卿 子昭愿 昭壽

王景 子延義 王晏 郭從義 曾孫 承祐 李洪信 弟洪 武行德

楊承信 侯章

折德辰 子御勳 御卿 曾孫 克行 馮繼業 王承美 李繼周 孫行

友 子全 照

侯益 子仁矩 仁實 孫 延廣 張從恩 扈彥珂 薛懷讓 趙贊 李繼

勳 藥元福 趙晁 子延 溥

郭崇 楊廷璋 宋偓 向拱 王彥超 張承德 王全斌 曾孫

全日

十三

土

甄康延澤王 繼壽 高彥暉

趙普 弟安 易

吳廷祚 子元輔 元載 元辰 李崇矩 王仁瞻 楚昭輔 李處耘

子繼隆 繼和

曹彬 子璨 璋 琮 潘美 李超

張美 郭守文 尹崇珂 劉廷讓 袁繼忠 崔彥進 張廷

翰 皇甫繼明 張瓊 弟 贊 黨進 李漢瓊 劉遇 李懷忠 米信 田

曹翰 楊信 弟 贊 黨進 李漢瓊 劉遇 李懷忠 米信 田

重進 劉廷翰 崔翰



李瓊、郭瓊、陳承昭、李萬超、白重贊、王仁鎬、陳思讓

劉重進、袁彥、所廷訓、張鐸、李萬全

田景威  
王輝

李穀、咎居、潤、寶貞、固、李濤、弟瀚、孫仲容、王易簡、趙上交

張錫、張鑄、邊歸讜、劉温、叟、子華、劉濤、邊光範、劉

載、程羽、言刺感

張昭、寶儀、弟嚴、呂餘慶、劉熙古、子蒙叟、石熙載、子仲

立李穆、弟肅

薛居正、子惟吉、沈倫、子繼宗、盧多遜、宋琪、宋雄

宋金目 十四 士

李昉、子宗誦、宗諤、孫昭述等、呂蒙正、張齊賢、子宗諱、賈黃中

錢若水、從弟若冲、蘇易簡、郭贊、李至、辛仲甫、王沔、温仲

舒、王化基、子舉正、舉元、孫諒

張宏、趙昌言、陳恕、魏羽、劉昌言、張洎、李惟清

柴禹錫、張遜、楊守一、趙鎔、周瑩、王繼英、王顯、真

陶穀、扈蒙、王著、王祐、子旭、孫貞、楊昭、倫、魚崇諒、張澹、高

錫、從子冕

顏衍、劇可久、趙逢、蘇曉、高防、馮瓚、邊珣、王明、許仲

宣、楊克讓、段思恭、侯陟、李符、魏丕、董樞、刺思

馬令琮杜漢徽張延翰吳虔裕蔡審廷周廣張藏  
英石曦張勳陸萬友解暉李韜王晉卿郭廷謂

子延濬從趙延進輔超

楊業子延昭荆罕儒從孫曹光實從子張暉司超

李進卿子延楊美何繼筠子承李漢超郭進牛思

李謙溥子允姚丙斌董遵誨賀惟忠馬仁瑀

王贊張保續趙玘盧懷忠王繼勳丁德裕張延通

梁迥史珪田欽祚侯贊王文寶翟守素王伋劉

審瓊

宋全目

十五

十一

劉福安守忠孔守正譚延美元達常思德尹繼倫

薛超丁罕郭密傅思謙田仁朗劉謙

劉保勳滕中正劉蟠孔承恭宋璫袁廓樊知古郭

張臧丙徐休復張觀陳從信張平子從王繼升子

尹憲王寶安

張鑑姚坦盧暉宋太初盧之翰鄭文寶王子與劉

綜卞衮許驤裴莊牛冕張適欒崇吉袁逢吉韓國

華何蒙慎知禮子從

馬全義子知雷德驤子有終孫王超子德



王繼忠傳潛戴興王漢忠王能張凝魏能陳興許

曹均張進李重貴呼延贊劉用耿全斌周仁美

田紹斌王榮楊瓊錢守俊徐興王杲李重誨白守

素張思鈞李琪王延範

呂端畢士安子仲衍仲游寇準曾孫蘇頌曾孫

李沆弟王旦向敏中

王欽石林特王謂夏竦曾孫文子賦

陳堯佐兄堯叟弟堯咨從子漸宋庠弟蘇頌弟

陳執中劉沆馮拯子行巳賈昌朝弟昌衡從子梁炎伯祖琰

宋目

十六

土

適

魯宗道薛奎王曙子益蔡齊從子延慶

楊礪宋湜王嗣宗李昌齡趙安仁父孚子良規孫君錫陳彭

李年

任中正弟中師周起程琳姜遵范雍孫子奇曾孫坦趙稹任

布高若訥孫沔王

高瓊子繼勳范廷諤葛霸子懷王果

曹利用子繼張耆子希楊崇勳夏守恩弟守贊狄

王青張玉郭達與王崇忠王

吳育宋綬子敏求從子昌言李若谷子湖孫壽明復圭王博文王

李諮程戡夏侯嶠盛度丁度張觀鄭戩明鎬王堯

臣孫下田况

田錫王禹偁張詠黃善谷曰對朴顯士澹卒

掌禹錫蘇紳王洙子欽胥偃柳植聶冠卿馮元趙

師民張錫張揆楊安國

尹洙孫甫謝絳子景温葉清臣楊察

韓丕師頊張茂直梁灝子固楊徽之楊呂文仲王著

宋金目

呂祐之潘慎修杜鎬查道從兄陶

孔道輔子宗翰鞠詠劉隨曹修古郭勸段少連

彭乘嵇穎梅摯司馬池子旦從子里曾孫朴李及燕肅子度孫奕

蔣堂劉夔馬亮陳希亮

狄棐郎簡孫祖德張若谷石揚休祖士衡李垂張

洞李士衡李溥胡則薛顏許允鍾離瑾孫充崔

李懌田瑜施昌言

楊偕王恂子杜杞楊畋周湛徐的姚仲孫陳太素

吳馬尋李虛已張傳俞獻卿陳從易楊大雅



邊肅梅詢馬元方薛田寇瑛楊日嚴李行簡章頌

陳琰李宥張秉張擇行鄭向郭瑱趙賀高觀袁

王抗徐起張旨齊廓鄭驥寶吳景初馬吳及范師

王蔡魚周詢賈黯李京吳鼎吳景初馬吳及范師

李綯何中立沈邈

張昱之魏權弟滕宗諒劉李昉趙湘唐肅子張述

黃震胡順之陳貫子安范祥子田京

周渭梁鼎范正辭劉師道王濟方偕曹穎劉元瑜

楊告趙及劉湜王彬仲簡

宋全目

楊億弟緯晁廻子宗劉筠薛映

謝泌孫何弟朱台符戚綸張去華子師樂黃目柴

成務弟朱台符戚綸張去華子師樂黃目柴

喬惟岳王張雍黃儼魏廷式盧琰宋搏凌策楊覃

陳世卿李若拙子陳知微

上官正盧斌周審王裴濟李繼宣張日張煦張佶

王延德常延信程德元魏震張質楊允恭秦義謝

德權閻日新靳懷德

李廸子東之肅之及之王曾弟子張知白杜衍

晏殊龐籍王隨章得象呂夸簡子公簡公儒張士遜

韓琦子忠會公亮陳升之吳充王珪從父從父浮

富弼子紹文彥博

范仲淹子純佑純范純仁子正

韓億子宗韓絳子宗韓維韓縝子宗

包拯吳奎趙抃子唐介

卨充從父馮京錢維演從弟易易子彥遠

張方平王拱辰張昇趙槩胡宿子宗炎從子

歐陽修子發劉敞弟攸子曾鞏弟

宋全目 十一 士

蔡襄呂溱王素從子靖余靖彭思永張存

鄭獬陳襄錢公輔孫洙豐稷呂誨劉述劉琦錢顛

鄭俠

何邨吳中復從孫陳薦王獵孫思恭周孟陽齊恢

楊繪劉庠朱京

蔚昭敏高化周美閻守恭孟元劉謙趙振張忠范

恪馬懷德安俊向寶

石普張孜許懷德李允則張元兄劉文質子趙

滋



劉平弟兼濟任福王珪武英系擇郭遵耿傳王仲寶

景泰王信蔣偕張忠郭恩張岳張君平史方盧鑑

李渭王果郭謔田敏侍其曙康德興張昭遠

王安石子雱王安禮王安國唐制

李清臣安燾張瓌蒲宗孟黃履蔡挺兄王韶子厚

薛向子嗣昌章粦

常秩鄧綰子洵武李定舒亶蹇周輔徐鐸王廣淵王

陶王子韶何正臣陳繹

任顯李參郭申錫傳求張景憲竇卞張瓌孫瑜許

宋全目 三十一 土

遵廬士宗錢象先韓壽杜純杜常謝麟王宗望

王吉甫

孫長卿周沆李中師羅拯馬仲甫王居卿孫構張

詵蘇宋馬從先沈遘弟遼從弟括李大臨呂夏卿祖

無擇程師孟張問陳舜俞樂京劉蒙苗時中韓贇楚建

中張頡盧革子秉

滕元發李師中陸詵子師閔趙高孫路游師雄穆衍

楊佐李兌從弟先沈立張揆張燾俞充劉瑾閻詢葛

宮張田榮諲李載姚煥朱景隆子光李琮朱壽隆

盧士宏單煦楊仲元余良肱潘夙

徐禧李稷高永能沈起劉彛熊本蕭注陶弼林廣

种世衡子吉諤誼孫朴師道師中

司馬光子希哲呂公著子希哲

范鎮從子百祿從孫祖禹

蘇軾父洵子邁迨過孫簞符箕筌籌筴篤籍節笈籟笙嶠峴

蘇轍軾弟子遲迺遠孫簡籥諤詡林麓森從姪安節千乘千能

呂大防兄大忠弟大均大臨劉摯蘇頌

王存孫固趙瞻傅堯俞

宋全月 廿 士

梁燾王巖叟鄭雍孫永

元絳許將鄧潤甫林希弟且蔣之奇陸佃吳居厚温

益

孫覺弟覽李常孔文仲弟武仲平仲李周鮮于侁顧臨李

之純從弟之儀王覲子俊義馬默

劉安世鄒浩田畫王回曾誕陳瓘任伯雨

陳次升陳師錫彭汝礪弟汝霖汝方吳陶張廷堅龔夬

孫諤陳軒江公望陳祐常安民

孫馨吳時李昭玘吳師禮王漢之弟渙黃廉朱服



張舜民盛陶章衡顏復孫升韓川龔鼎臣鄭穆

席旦喬執中

傅楫沈疇服徐勣張汝明黃葆光石公弼張克毛

注洪彥升鍾傳陶節夫毛漸王祖道張莊趙通

郝質賈逵竇舜卿劉昌助盧政燕達姚兕弟麟子

楊燧劉舜卿宋守約球子

苗授履子王君萬瞻子張守約王文郁周永清劉紹能

王光祖李浩和斌訖子劉仲武曲珍劉圓郭成賈

嶽崑張整張蘊王恩楊應詢趙隆

宋全目

世三

土

趙挺之張商英兄唐英劉正夫何執中鄭居中張康

國朱諤劉達林攄管師仁侯蒙

康恪李邦產余深薛昂吳敏王安中王襄趙野曹

輔耿南仲

何桌孫傳陳過庭張叔夜聶昌張閣張近鄭僅宇

文昌齡子常許幾程之仰龔原崔公度蒲自

沈銖弟錫路昌衡謝文瓘陸蘊黃實姚祐樓昇沈積

中李伯宗汪澥何常葉祖洽時彥霍端友俞卓

蔡焜

賈易董敦逸上官均來之郇葉濤楊畏崔台符楊

汲呂嘉問李南公董必虞策弟郭知章

劉拯錢通許敦仁吳執中吳材劉昺宋喬年强淵

明蔡居厚劉嗣明蔣靜賈偉節崔鷗張根弟任

諒周常

何灌李熙靜王雲譚世勛梅執禮程振

全月

廿三

十一

李邦友

王雲龍世慎林海顯野斌

何萬開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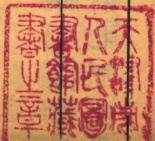
...

...

...



吳興 鄭元慶 苴哇 述



同學 范 穀天民 歸爾瑜上珍 叅訂

潘 麟喜曾 潘乘六時御

五代史

宋歐陽修本 凡七十四卷

梁太祖

姓朱名溫更名晃宋州碭山人父誠以五經教授鄉里帝初從黃巢為盜降唐賜名全忠

拜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進封 梁王弒昭哀二帝即皇帝位

末帝

名友貞太祖四子

五代史

唐莊宗

姓李名存勗小字亞子其先出于西突厥自號沙陀而以朱邪為姓祖赤心討龐助功拜

振武節度賜姓李名國昌父克用破黃巢復京師功拜河東節度進爵晉王帝嗣立滅梁即皇帝位

明宗

名嗣源克用養子

閔帝

名從厚明宗三子

廢帝

名從珂明宗養子

晉高祖

姓石名敬瑭父臬挾鷄本出西夸從李克用征伐有功為洛州刺史帝仕後唐為大原節

度尚永寧公王尋起兵滅後唐受契丹冊命即皇帝位

出帝

名重貴高祖兄子

漢高祖

姓劉名知遠更名曷其先沙陀部人後世居太原初仕晉領忠武軍節度後封北平王及

契丹滅晉中原無主遂即皇帝位

隱帝 名承祐高祖二子

周太祖

姓郭名威邢州堯山人父簡仕晉拜順州刺史為劉仁恭所殺帝少賤黥其頸上為飛雀

世謂郭雀兒初仕漢為侍衛親軍都虞侯及高祖即位拜樞密使隱帝時鄴都留守舉兵入汴為衆所推遂即

皇帝位

世宗 名榮太祖后兄柴守禮子

恭帝

名宗訓世宗四子

附十二國

吳越

錢鏐弘侗

元瓘弘俶

弘佐

吳

楊行密

溥

岐

李茂貞

五代史

二

士

前蜀

王建

燕

劉守光

楚

馬殷

希聲

希範

閩

王審知

延翰

延鈞

繼鵬

南漢

劉隱

龔

玢

南平

高季興

從諤

保融

後蜀

孟知祥

南唐

李昇

煜

東漢

劉崇

承鈞

繼元



遼史

元臣脫脫生而岐嶷初就學即請于其師與血  
曰使脫脫終日危坐讀書不若日記古人嘉言善  
行服之終身也及長才兼文武儀狀雄偉頎然出  
于千百人中而器識宏遠功施社稷而不伐位極  
人臣而不驕輕貨財遠聲色好士下賢始終不失  
臣節竟為吟床所擠以鳩死至元中詔修宋遼金  
三史以阿魯圖為總裁而脫脫為都總裁遼史凡  
一百十六卷阿魯圖為刑部尚書宰執有所舉或  
難之曰此人柔輒非刑部所當用阿魯圖曰廟堂  
若選偷子須用強壯人尚書欲詳讞刑獄耳但不  
枉人不壞法即是好刑官

遼

耶律億

賢

德光

璟

宗真

隆緒

延禧

洪基

定

淳

宋遼

三

上

大石

塔不煙

彘烈

昔速完

直魯古

宋史

元脫脫本九四  
百九十六卷

宋太祖

姓趙名匡胤涿郡人父弘殷仕後唐漢周三  
朝贈太尉帝事周世宗拜殿前都檢點陳橋

兵變眾將擁立  
遂即皇帝位

太宗

名昺初名匡義賜  
名光義太祖母弟

真宗

名恒太

仁宗

名禎真

英宗

名曙太宗曾孫  
濮安懿王子

神宗

名頊英  
宗長子

哲宗

名煦神

徽宗

名佶神宗  
十一子

欽宗

名桓徽



後梁太祖 在位六年號開平乾化

王建楊復移  
後復唐

後梁祖朱温初從黃巢為盜降唐賜名全忠封梁王逞其詐力遂遷唐祚其兄責曰朱三汝本礪山一民天子用汝為四鎮節度使富貴極矣奈何一旦滅唐三百年社稷及受晉王摧辱嘆曰生子當如李亞子諸兒非彼敵也吾無葬地矣在位六年恣意聲色淫亂張全義家其子欲殺不果復縱淫子婦八人入侍張王尤寵友珪殺之亦洞於胸蓋温本盜耳一旦有天下據非所據而躬為禽獸之行老賊萬段寧為甚乎

五代史

四

土

羅隱說錢鏐  
討梁

梁震終身稱  
前進士

麻瑞麥  
董

温既受禪唐臣張文蔚讀冊寶已降率百官舞蹈稱賀温與之宴果酒勞之曰此皆諸公推戴之力也文蔚等慚不能對後禮部尚書蘇循朝夕望梁相温薄其為人敬翔李振曰蘇循唐之鴟梟賣國求利不可立于維新之朝勅令循等皆致仕温母王氏生三子温最幼黃巢起温去母亡入巢黨為盜已歸唐拜節鎮遣人迎母母惶恐走避謂使者曰朱三落魄無行作賊死矣何以至此使者具道所以然乃驚喜泣下既至為置酒捧觴稱壽因啓母曰朱五經一生讀書不能博一第有子為節度使無愧前人矣母惻然曰汝能至此可謂英特然行誼未必如前人也温默然温父為五經教授故云温嘗避暑張全義家淫其婦女殆徧其子繼祚欲殺之全義曰吾為李罕子所圍啗木屑以度朝夕賴其救此恩不可忘乃止諸子在外温徵其婦入侍友文婦王氏尤寵友珪曰老賊萬段遂殺之以敗

匱裏尸座于寢殿



張承業稱唐  
官終身

後梁末帝 在位十年 諱明龍德

後梁末帝有志報仇禁兵一呼大逆授首即都大梁稱  
帝矣夫帝本膏梁子材非過人棄敬翔王彥章用趙巖  
張傑等與李存勗勁敵為難何能自保迨嗣源入都國  
竟不守日夜啼哭不知所為於是自殺史言帝温恭儉  
約無荒淫之失可以存而不存其父及之也赤族之報  
天豈恕温賊哉向使存勗斷棺焚屍則弑二君一后之  
罪庶足以快臣民之憤但剗室削樹而止亦略於討惡  
之典矣

五代史

五

七

劉鄩百步一  
計

錢鏐為仇

齊王 石 重 瑋  
瓜字

友珪既殺父又殺友文自即位改元鳳曆止二月末  
帝起兵討之友珪遂自殺袁象先等迎帝帝曰大梁  
國家創業之地何必洛陽遂即位於大梁○敬翔知  
梁室已危忽以繩內靴中入見帝曰陛下不用臣言  
不如死引繩將自經帝問所欲言翔曰事急矣非用  
王彥章不可遂以彥章為招討使彥章本村農以驍  
勇著能跣足行棘上百步持一鐵鎗騎而馳捷疾如  
飛他人莫能舉也軍中號王鐵鎗騎而馳捷疾如  
彥章心輕之謂人曰亞次鬪雖小見何足懼已梁日  
削勢不支申都之戰馬蹄被擒晉王見謂曰爾嘗以  
孺子待我今日服平意欲活之彥章慨然作里語曰  
豹死留皮人死留名我受梁恩非死不能報遂見殺  
○趙巖及德妃兄弟張傑張漢鼎等依勢弄權政事  
日紊以至干亾○帝謂皇甫麟曰李氏吾世仇理難  
降之吾首不可俟彼刀鋸卿可斷吾首麟泣遂殺帝  
因自殺○唐主欲發温墓斷棺焚尸張全義言人已  
死刑無可加乞免其斲以全聖恩唐  
主從之但鑿其闕室制其封耐而已



後唐莊宗 號同光

玉容真義不  
屈唐

後唐莊宗李存勗幼從父克用破王行瑜獻捷京師昭宗撫其背曰兒有奇表後當富貴及長善騎射膽勇過人破梁及燕還矢太廟以成父志天下壯之在位之後荒於色賄於貨般於遊淫於獵戮忠直侮縉紳且舉手自矜曰吾於十指上得天下故梁震曰唐主得蜀益驕云無日矣酷好伶人尤其素習甚至優名李天下躬自為之甘蹈下流而不恥卒弒於從謙焚以樂器固其宜也

五代史

六

士

孔謙賜號墨  
窮贖國功臣

以李存賢翁  
國州踐手擗  
受約

以伶人陳俊  
等為刺史

初克用臨終以三矢賜帝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背約歸梁三者吾遺恨也與汝三矢毋忘父志至是帝果繫燕父子函梁君臣首入太廟還矢焉劉后素微父劉叟賣藥善卜號劉山人后性悍每與諸姬爭寵而自恥其家世特諱之帝乃故為劉叟衣服自負著囊藥篋使子繼岌提破帽隨造臥內呼曰劉山人來省女后大怒笞岌而逐之以此為笑樂蓋狎習久身自為伶也高季興聞蜀亡方食失匕箸曰是老夫之過也梁震曰不足憂也唐主得蜀益驕亡無日矣帝嘗別為優名以自目曰李天下一日與諸伶戲于庭四顧曰李天下李天下何在敬新磨遽前手批其頰帝失色左右及諸伶皆大駭共持新磨詰之荅曰李天下者一人而已復誰呼于是眾乃大笑帝喜更厚賜唐趙在禮反于鄴命李嗣源討之帝幸關東招撫至萬勝關聞嗣源已據大梁登高嘆曰吾不濟矣會優人郭從謙作亂帝為流矢所中嗣源入洛得其骨于灰爐之餘



勅解經王方廣華

後唐明宗 在位八年號天成長興

後唐明宗本胡人克用養子也莊宗既弒諸將請立使堅辭避位迎立魏王不獨唐室再造亦且功名令終奈何監國之令行而通王雅王殺於民間魏王繼岌縊于渭南耶然在位以來頗多善政置端明殿學士使百官轉對奏事禁四方之獻獎六畏之疏聽醫瘡劔肉之詩史稱有道焉而不知其弒主母殺諸王大節殊虧也傳子未幾即為阿三所弒殺人之子人亦殺其子天道恢恢信夫

五代史

七

士

張慮忠義

刻力經板申

魏洪死節

帝稱監國弒劉后殺諸王李紹真等請改國號帝曰吾年十三事獻祖視吾猶子又事武皇先帝垂五十年經綸攻戰未嘗不預武皇之基業則吾之基業也先帝之天下則吾之天下也安有同家而異國者乎不聽遂用嗣子柩前即位之禮帝本武夫不知文字每四方章奏至必使安重誨讀之而重誨復不知書讀多舛誤于是置端明殿學士以趙鳳及馮道為之鳳性剛耿時有僧遊西域得佛牙以獻帝以示羣臣鳳進曰世傳佛牙水火不能傷請驗其真偽即舉斧斫之應手而碎唐澄上疏言國家有不足懼者五有深可畏者六陰陽不調不足懼三辰失行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山川崩竭不足懼賢人隱匿深可畏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恥道消深可畏毀譽亂真深可畏直言獲聞深可畏帝獎之問焉道今歲雖豐百姓瞻足否道曰臣記進士聶夷中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剜却人心肉曲盡農家情



後唐閔帝

在位四月 號應順

廢帝

在位二年 號清泰

李敬美諱厚  
消刑士

張文寶不受  
頂視

石敬瑭有功  
海泉心

梁實稱用嘉  
德士

後唐閔帝召學士讀貞觀政要亦有圖治之意奈朱弘  
昭馬贊用事擅易藩鎮使廢帝疑懼舉兵鳳翔廢帝本  
王寡婦子明宗過平山掠養宮中最見親愛乃不念父  
德而弑閔帝於衛州殺孔妃四子暴矣及石郎至心膽  
墮地即攜傳國寶登樓燒死又何怯也當時入洛許軍  
士緡錢府庫枵然括民財給之猶然怨望因惡廢帝而  
思閔帝有菩薩生鐵之謠嗟乎唐祚止十三年而四主  
三姓慘殺相尋何其烈哉

五代史

八

上

朱弘昭馬贊以廢帝入鎮鳳翔欲徙之廢帝謀于將  
佐皆曰離鎮必無全理不可受遂舉兵拒之閔帝出  
奔廢帝至蔣橋馬道等上表勸進遂入洛陽即位遣  
人弑閔帝于衛州閔帝之在衛州也惟磁州刺史宋  
令詢遣使問起居閔帝遇害勸哭半日自經而死  
時有司百方歛括民財及竭左藏舊物與諸道貢獻  
至后妃器服簪珥皆出之以賜軍士軍士無厭猶怨  
望為謠言曰除去菩薩扶立生鐵以閔帝仁弱廢帝  
剛嚴有悔心故也及石敬瑭引契丹至軍士驕悍不  
為用羣臣或勸帝北行帝曰卿輩勿言石郎使我心  
胆墮地○廢帝欲釋宰相問左右左右皆言盧文紀  
姚顛有人望帝未能決因並書其名函琉璃屏中夜  
焚香祝天且以箸挾之得文紀遂拜同平章事已石  
晉兵起帝北征顧文紀曰吾自鳳翔識卿不以常人  
相待自卿入相輿議皆謂可致太平不圖今日使我  
至此絕惶恐謝○宰相馬胤孫不通世務時號為三  
不開謂不開口議論不開印進書奏  
行事不開門進士大夫也



後晉高祖 在位七年 號天福 出帝 在位四年 號開運

和號皆門不  
道者著

後晉祖石敬瑭明宗愛婿也借契丹兵入洛陽移唐祚  
罪難追矣尊契丹為父皇帝復獻幽薊十六州令山前  
山後四百三十二年不見天日害尤甚焉然猶數被責  
讓憂鬱而殂馮道背顧命立兄子出帝內政不修調鷹  
拒諫寇至而不知懼吁翁怒則來戰矣十萬橫磨劍安  
在哉迨德光升殿自稱大遼天子諭曰孫兒但勿憂嘗  
取一喫飯處而生也蒙名負義死也委骨窮塵誰實為  
之耶

五代史

九

七

桑維翰誠負  
契丹

稅勤死節

帝受契丹命為大晉皇帝割幽薊涿檀順新雲蔚蔚  
莫武應朔媯儒寰等十六州以獻之上尊號曰父皇  
帝契丹止晉稱臣但命為書稱見皇帝如家人禮已  
而晉納吐谷渾契丹遣使來讓帝憂悒成疾命幼子  
重胤出拜馮道使輔立馮道背顧命而立出帝○出  
帝既立桑維翰求見言事帝方在苑中調鷹辭不見  
○初景延廣對契丹使曰先帝為北朝所立故稱臣  
奉表今上乃中國所立稱孫足矣翁怒則來戰孫有  
十萬橫磨劍足以相待他日為孫所敗勿悔也至是  
契丹主曰致兩主失權皆汝所為十萬橫磨劍安在  
○契丹主召百官問曰中國之俗異于吾國吾欲擇  
一人君之何如皆曰願推戴皇帝至是始通天冠絳  
紗袍登正殿稱大遼會同十年諭晉主曰孫兒但勿  
憂云云遂封帝為負義侯徙之黃龍府○桑維翰形  
容醜怪身短而面長嘗臨鏡自奇曰七尺之軀不如  
一尺之面又鑄鐵硯示人曰硯做則改而他卒以進  
士及第仕

晉為大臣



帝初爲李氏  
贊增牧馬犯  
僧田

夏丹以馮道  
爲太傅  
盡職庫室以

行

郭威溫辭色  
受言將卒囁

管中彥性

後漢高祖 在位二年 號乾祐 隱帝 在位二年 仍號乾祐

後漢祖劉智遠擁精銳之兵居形勝之地屬胡騎北旋  
中州乏主遂南面而正位焉改國號漢仍稱天福年曰  
予未忍忘晉也議括民財賞將士聽李后之諫悉宮中  
所有出以勞之中外悅服二年而殂隱帝嗣位時大臣  
多武夫將相如水火帝復遊戲自如太后切責之欲殺  
邠章弘肇太后戒不可乃重違賢母之命輕信羣小之  
謀禍不旋踵必然之勢也父子相繼不過四年享國之  
短天乎人乎

五代史

十

土

帝在河東富強冠諸鎮及契丹滅晉諸將勸進于是  
先正位號然後出師○隱帝時楊邠總機政王章掌  
財賦史弘肇典宿衛郭威王征伐邠素思蔽不喜書  
生嘗言國家府庫實用兵強足矣文章禮樂何必介  
意弘肇亦曰安朝廷定禍亂直須長鎗大劍若毛錐  
子安足用哉王章尤不喜文士嘗曰此輩與一握算  
子未知顛倒何益于國自是將相始有隙如水火矣  
未幾帝殺楊邠王章史弘肇遣使殺郭威不克威舉  
兵至封丘帝遣兵拒之自出勞軍爲亂兵所弑○高  
祖從弟蔡王信素黷貨好殺戮軍士犯法者召其妻  
子對之剗剔支解使自食其肉流血盈前而信樂飲  
自如也○蘇逢吉貪詐嗜殺事高祖高祖嘗以生日  
命其疏理獄囚謂之淨獄逢吉閱囚無輕重盡殺之  
還報曰獄淨矣○劉銖官節度用法刻深民有犯者  
問其年幾何答曰若干即隨其數杖之謂之隨年杖  
每杖一人必兩杖齊下謂之合歡杖後周師入銖被  
執其妻裸露至  
以席自蔽云



帝自謂周郭  
叔之後

後周太祖在位二年  
號廣順

後周祖郭威嘗說劉知遠晉陽稱帝建策最多迨其後也受托孤之任負震主之威因隱帝誅戮大臣知必不能自全不得已乘危而發至封丘隱帝為亂兵所弑猶迎劉贇澶州之行裂旗被體即為衆所擁立論者於此有怨辭焉况其碎玉器於庭不貴異物罷營田牛課能恤民隱不遏糴絕貢獻拜孔林善政班班載在簡冊故五代十三君賢者獨推後周世宗為最太祖次之其餘俱無足稱者

五代史

十一

十一

范質宰相器

李穀以人臣  
盡職為對

孺孺號遺佛  
子遠昔陸遠

和尚

馮道帥百官謁見帝帝自迎春門入帥百官見漢大后因請立嗣君太后詔迎漢主從弟贇即位會遠兵入寇太后命帝擊之至澶州將士大噪曰天子須侍中自為之裂黃旗以被帝體因權南行太后詔廢贇為湘陰公乃以帝監國尋即大位帝悉出漢宮中寶玉器碎于庭曰凡為帝王安用此物仍戒自今珍華悅目之物毋得入宮或言營田有肥饒者不若醫之以充國用帝曰利在千民猶在國也朕用此錢何為初梁祖擊淮南得牛萬計以給農民使歲輸租牛死而租不除百姓甚苦詔悉罷之淮南饑請糴千周帝曰彼之生民與此何異無禁罷四方貢獻珍食謂王陵曰朕起寒微備嘗艱苦遭時喪亂一旦為帝王豈敢厚自奉養以病下民詔曰朕生長軍旅不親學問未知治天下之道文武官有益國利民之術各具封事以聞帝如曲阜謁孔子祠將拜左右曰孔子陪臣也不當以天子拜之帝曰孔子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拜乎遂拜又拜墓命禁樵採



帝有削平天下之志

南唐孫晟以死報回

旌劉仁贍之節

趙匡胤繫纒輸馬

魯通一門死節

李筠伐宋死節

李重進死節

日光屠盡

後周世宗

在位六年 號顯德

恭帝

在位六月 仍號顯德

柴世宗幼從姑長太祖家以晉王而繼周祚深知近世之弊在威令不行下陵上替故高平之役首誅樊何轉敗為功南割江淮西克秦鞏北開關南皆身履行陣決策應機功亦烈哉毀佛像鑄錢賑淮南米粟刻木為耕夫織婦置諸庭暇則召儒臣讀前史商確大義五六年間德威震於寰區制作可施後世不意中道而崩恭帝嗣位半年而陳橋兵變黜檢作天子非周祚之甚促實宋運之當興耳

五代史

十一

十一

帝自將與東漢戰于高平樊愛能何徽引兵先遁帝親冒矢石大敗漢軍以樊何賁戰斬之自是將卒始知所懼○伐南唐取江北四州江淮始通舟楫○伐蜀取秦階成州○伐契丹關南悉平○時中國乏錢詔悉毀天下銅佛像鑄錢曰吾聞佛說以身世為幻妄而以利人為急使其真身尚在苟利千民猶不惜割截豈惜此銅像哉○淮南饑帝命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帝曰民吾子也安有子倒懸而父不為之解救哉安在責其必償也○嘗夜讀書見唐元稹均田圖慨然嘆曰此致治之本即詔頒圖法使吏民先習之期以一歲盡均天下田○帝嘗于文書囊中得長三寸餘木題云點檢作天子時張承德為殿前都點檢命趙匡胤代之及恭帝立遣與東漢連師入寇遣匡胤禦之都下謹言將以出軍日冊點檢為天子士民恐怖惟內廷晏然不知師至陳橋驛將士聚謀已定擐甲執兵直逼匡胤寢所曰諸將無主願策與伏出聽事黃袍已加身矣



錢鏐在位三十二年諡武肅

拔鏐封落星石為寶石也

副書稱號竇正

元瓘在位十年諡文穆

弘佐在位六年諡忠獻

弘侁在位一年

弘俶在位三十五年

楊行密在位五年

胤在位二年

隆演僞號武義凡十三年

溥僞號順義乾貞大和天

祚凡十六年

李茂貞在位三十八年諡思敏

王建僞號武成永平通政

天德光大凡廿八年

衍僞號乾德祚凡七年

附十二國

五代偏方割據之國有十二焉。吳越錢鏐臨安人也。唐僖宗時。販鹽為盜。有豫章術者。謂臨安有王氣。見鏐驚曰。此其人矣。後以討黃巢。平董昌。功封越王。又封吳王。保據浙江。射潮築塔。改所居城為衣錦軍。梁封吳越王。子元瓘嗣。勤著績。天顯無傷。子弘佐嗣。克遵先志。弘侁繼之。值胡進思作亂。廢弘侁而立弘俶。俶能除去亂。臣兄弟無間。至太平興國二年。八朝。封淮海國王。子孫多為顯官。吳越亡。吳楊行密。合肥人也。唐淮南節度使。

五代史

進封吳王。建國楊州。子渥嗣。淩蔑舊章。徐溫等兵諫。不從。既而弑之。立弟隆演。弟溥繼之。僭稱帝。遷金陵。為徐溫子知誥所篡。吳亡。岐李茂貞。即宋文通。博野人也。擊黃巢。破朱玢。功拜鳳隴節度使。賜姓名。後舉兵。兩犯京師。加尚書令。封岐王。後唐攻。封秦王子從暉。嗣為鳳翔節度使。岐亡。前蜀王建。舞陽人也。田令孜養子。僖宗被令孜劫。遷建。從行棧道。功拜四川節度使。進封蜀王。梁滅。唐建亦稱帝。子衍嗣。中官用事。酒色薰心。後唐伐之。衍輿榷。郾壁出降。蜀亡。燕劉守光。樂壽人也。唐盧龍節



劉守光僭號  
應天凡六年

第設在位三  
十三年諡武

穆  
希範在位二  
年

希範在位十  
五年諡文昭

希廣在位四  
年

希萼在位一  
年

希崇在位一  
年

王審知在位  
三十四年諡

忠懿

延翰在位一  
年

延鈞僭號龍  
啟水和凡十  
年

羅鵬僭號通  
文凡三年

延義僭號永  
隆凡六年

延政僭號天  
德凡四年

劉隱在位十  
年

僭號乾元  
白龍大有凡

度使劉仁恭之子烝父妾囚父殺兄自爲節度使乾化元年僭稱帝晉王存勗伐之擒其父子凱歌入晉陽先斬守光刺仁恭心血以祭先王墓然後斬之燕亡楚馬殷鄆陵人也唐武安軍節度使五代梁唐封楚王子希聲嗣稱遺命去建國之制唐明宗以爲節度使父喪不哀日啖五十鷄希範仍嗣楚王作九龍殿以八龍繞柱而身居其中曰身一龍也尋卒希廣繼之希萼弑廣自立荒淫暴虐國人囚之而立希崇亦縱酒無度臣民不附爲南唐李景所并楚亡閩王審知固始人也唐福建

五代史

十四

七

觀察使王潮之弟潮卒審知代之進封瑯琊王梁封閩王子延翰嗣一日繙史記有閩越王無諸傳出以示將吏曰閩古王國也不王何待遂自稱王弟延鈞弑之自立僭稱帝子繼鵬弑之自立無道亦被弑叔延義嗣淫虐尤甚朱文進弑之自立延政討之延政者延鈞之弟天福八年稱殷帝於建州者也未暇徙都而南唐攻滅文進延政亦窮蹙出降閩亡南漢劉隱上蔡人也唐廣州刺史劉謙之子梁封南海王弟龔嗣僭稱帝置蛇牢水獄以宰巨民視殺人輒津津喜不覺朶頤垂涎呀吻



晉五  
珍舊號九

凡三年

洪德號應乾

乾和凡十五

年

銀僭號大寶

凡十五年

高季興在位

廿二年 諡武

信

從諛在位二

十年 諡文獻

保融在位十

二年 諡貞懿

保昂在位二

年

繼沖在位一

年

孟知祥僭號

明紀凡二年

魏僭號廣政

凡三十一年

李昇僭號昇

元凡十年

景僭號交泰

中興凡十八

年

唐僭位十二

年

呼唐天子為洛州刺史子玢嗣墨衰飲酒裸男女以為

戲弟晟弑之自立亦無道子銀嗣作燒煮剗剔刀山劍

樹之刑令罪人鬪虎抵象賦斂繁重作諸淫巧日費數

萬金暴虐尤甚宋太祖聞而駭曰吾當救此一方民命

潘美伐之執至京師封恩赦侯南漢亡南平高季興吹

州人也梁宋州刺史進封渤海王後唐封南平王子從

誨嗣時南漢諸國皆稱帝從誨利其賜予所向稱臣故

人謂之高賴子子保融嗣性迂緩國事悉委於母弟保

昂及卒保昂請命於宋宋授以節度使傳子繼沖至乾

五代史

五

十

德元年入朝仍授以荆南節度使南平亡後蜀孟知祥

邢州人也晉太原尹後唐封蜀王尋僭稱帝子昶嗣驕

奢無度穢器俱裝七寶好為掎擊之事母李賢如妻花

蕊夫人諫之不聽宋遣王全斌伐之昶舉族至汴待罪

闕下封秦國公後蜀亡南唐李昇徐州人也自言唐憲

宗後為楊行密所得賜徐溫為子命名知誥楊溥稱帝

知誥為相封齊王天福二年滅吳據其地復姓更名改

號南唐僭稱帝子景嗣周世宗伐之急去帝號尋復改

元遷洪州子煜嗣仍居金陵善屬文工書畫是為李後



劉崇僭位十  
四年

承鈞僭號天

會凡十四年

繼恩僭二月

繼元僭號廣

運凡十一年

耶律億僭稱

太祖號冊冊

天贊天顯凡

十九年

德光僭稱太

宗號會同大

同凡廿一年

阮僭稱世宗

號天祚凡四

年

環僭稱穆宗

號應曆凡十

八年

賢僭稱景宗

號保寧乾亨

凡十四年

至後貶國號曰江南。宋命曹彬伐之。煜乞緩師。太祖曰：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臥榻之所。豈容他人鼾睡。遂克之。煜至京師。封違命侯。南唐亡。東漢劉崇。漢高祖劉知遠之弟。為太原尹。北京留守。隱帝遇害。謀舉兵。郭威迎立其子贊。恐崇疑已。因自指其頸給曰：自古決無雕青天子。幸無我疑。崇信之。乃罷。及威自立。崇遂稱帝於太原。子承鈞嗣。用五臺山僧花腹山道人。以理國政。事多矯揉。一傳卽滅。繼恩繼元。甥嗣舅宗。宋太宗親征。弁州。繼元迎降。封彭城公。東漢亡。

五代史

十六

七

附遼

遼之先。出自炎帝。其可知者。蓋自奇首至德祖。已八世。世屬契丹。德祖生耶律億。才墜地。體卽如三歲兒。能匍匐。三月能行。眸而能言。知未然事。自謂左右若有神人翼衛者。雖齡齡言必及世務。既長。身長九尺。能關弓三百斤。德祖死。億遂建國。破室韋諸部。伐河東河北。略地至蘄。與唐李克用盟。拔劉仁恭於燕。因以偏師討東北諸部。及女直之未附者。於是東自海。西至流沙。北絕大漠。信威萬國。廟號太祖。子倍讓位於弟德光。德光立。頗



隆緒僭稱聖

宗號統和開

泰太平比四

十九年

宗真僭稱興

宗號景福重

熙凡廿三年

洪基僭稱道

宗號清寧咸

雍大康大安

壽隆凡四十

六年

延禧僭稱天

祚帝號乾統

天慶保大凡

廿五年

淳僭稱天鈞

帝號建福

定號德興共

三年

雅里號神曆

大石僭稱天

祐帝號延慶

康國凡廿年

塔不爐僭號

咸清

彝烈僭稱仁

宗號銘與凡

十三年

普速完僭號

崇福

直魯古僭號

天禱凡三十

四年

八年

疑之倍曰。吾當適他國。以成吳泰伯之名。即日攜美人

載書。浮海歸唐。唐明宗甚優待之。已而德光滅唐。立晉

改國號遼。縱騎四出。以牧馬為名。死即剖腹實鹽。謂之

帝。犯倍子阮立。述。軋弒之。德光之子璟繼。嗜酒無度。周

世宗伐之。阮子賢立。與宋太宗戰於高梁河。傳子隆緒。

冲年踐祚。歸其權於母蕭太后。復號大契丹。大舉入宋。

有澶淵之役。子宗真嗣。國富兵強。乘宋有西夏之擾。言

關南地富。弼以榮辱獻納之說。爭而和好。復定。子洪基

嗣。酷好浮圖。歲齋僧三十六萬。復國號遼。宋使韓緝割

地界之。延禧以孫繼立。宋徽宗遣童貫結好。女直相約

來攻。取燕雲。延禧走夾山。謀奔西夏。為金人所擒。凡九

世。共二百二十年。宗真之孫淳即位。南京號北遼。傳定

及雅里。年數未詳。西遼大石。億八世孫也。以進士上第。

官翰林學士。尤善騎射。稱文武全材。因遼亡。建國於起

思漫。又遷虎思。廿年而歿。蕭后塔不爐。稱制七年。號感

天皇后。子彝烈嗣。命妹普速完。權國十四年。號承天皇

后。彝烈之子直魯古繼之。為乃蠻所滅。又五世。計八十

八年。



諡錄前朝諸

宋太祖 在位十六年號建隆乾德開寶

宋太祖趙匡胤逢機遘會以有天下身上黃袍豈一時猝得袖中禪詔亦平日夙成周至太后命毋驚犯同漢唐之義彬伐江南戒勿暴掠似湯武之仁豁達大度推心置腹以至削平諸國所向有功陳搏聞帝即位曰天下自此定矣赤光異香之夜即嗣源焚祝之期豈非天哉臨終禪位疑授受之際不得其正夫灼艾分痛曾幾何時而忍為此燭影斧聲之說出自湘山野錄其不足盡信也夫

宋史

十八

土

禁火蓋

孟義倉子壯

季武成王廟  
去白起像

河開諸門如  
我心

五星聚奎

太祖為諸將所擁上馬還汴乃攬轡誓諸將曰太后至上我北面事者不得驚犯公卿皆我比肩不得侵凌朝市府庫不得侵掠用命有重賞不然當族誅皆應曰諾即肅隊而行及入宮召百官至晡時班定猶未有禪詔翰林承旨陶穀出諸袖中遂用之○遣曹彬伐江南戒之曰江南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南漢劉鋹降賜以卮酒疑有毒帝笑曰朕推心置人腹安有此事命取銀酒自飲○後唐明宗在宮中焚香祝曰我胡人因亂為眾所立願天早生聖人為生民主是夕帝生赤光滿室異香經宿不散○太宗有疾帝親灼艾太宗覺痛帝亦取艾自灸以分其痛○李燾采湘山野錄謂太祖名太宗人禪其夕遙見燭影下有斧聲遂令宋家兄弟有千古不決之疑○帝將收元諭宰相曰年號擇前代所未有者及蜀平蜀官人入內帝見其鏡背有乾德四年壽者恠之出示宰相皆不能答學士竇儀答曰此必蜀物昔王衍有此號帝嘆曰宰相須用讀書人由是益重儒士



湯九經白鹿

宋太宗 在位廿一年 號太平興 國雍廡瑞拱淳化至道

宋太宗承太祖以太后顧命舍子而立三年收吳越四年滅北漢天下一統盛矣太祖嘗言龍行虎步他日必為太平天子太祖待帝之心甚厚而帝待太祖之子甚薄何也金匱偷盟雖趙普已誤再誤之言啓之而背母負兒一第二姪俱罹非命即抱哭癡兒亦何以塞公議耶當日母子托命共保富貴之語帝心不滿宋后已久至后崩不為成服秉心維忍矣然御極以來仁恕恭儉史臣非盡誣也

魏誥貢士分 三用賜瓊林 宴

眞寔賦詩

神皮裂佛經 爲履屐

宋史 太宗

九

十

杜太后臨終囑太祖曰周世宗使幼兒主天下故汝得至此汝萬歲後當傳光義光義傳光美光美傳德昭國有長君社稷之福也顧謂趙普曰爾同詎吾言昔即為誓書藏之金匱○德昭從帝攻太原軍中嘗夜驚不知帝所在有謀立德昭者會知帝處乃止帝聞不悅及還久不行太原之賞德昭以為言帝大怒曰待汝自為賞未晚也德昭退而自刎帝聞之驚悔不自安柴禹錫因上變以搖之帝意不決召趙普諭以太后遺旨普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光美遂安置房州尋卒○初太祖臨崩帝入宋后呼曰母子之命俱托于官家帝泣曰共保富貴無疑也○帝勤于讀書自巳至申然後釋卷詔史官修太平御覽一千卷日進三卷宋琪以勞瘁為諫帝曰開卷有益不為勞也○寇準請立儲帝曰孰可對曰陛下為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官不可也謀及近臣不可也帝俛首久之曰壽王可乎

準曰知子莫若父



勇九經字序

疾

除農器稅

田錫焚疏

王曾捕飛帽  
疾言

王欽若開門  
修齋誦經

康彭年號九  
尾狐

丁謂拂鬚

兩月並見西

前

宋真宗

在位廿五年號咸平景  
德大中祥符天禧乾興

宋真宗寬仁慈愛為繼世賢君契丹入寇能勦王陳之  
計任寇準之謀親征和解南北弭兵可謂明且斷矣準  
自伐其功王欽若因譖之帝之怏怏所自來耳至欽若  
以封禪啓其雄心堯叟以經義相與附和天下遂爭言  
符瑞不意寇準亦以天書入相所謂不學無術其信然  
乎時妖妄如戲制作紛紛五鬼比而熒惑假令李沆在  
帝必不然然挽臨終之危機猶幸有王曾魯宗道二人  
也。

宋史

十一

契丹侵澶州中外震駭寇準請駕親征帝難之乃召  
問羣臣王欽若請幸金陵陳堯叟請幸成都準爭之  
帝乃決策親征定和議各解兵歸○欽若謂帝曰城  
下之盟春秋恥之澶淵之役是也陛下聞博平博者  
輸錢欲盡乃罄所有出之謂之孤注陛下滋準之孤  
注也斯亦危矣準由是出知陝州張詠適自成都還  
準送之郊問曰何以教集詠曰霍光傳不可不讀準  
莫諭其意歸取讀之至于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  
我矣○帝自聞欽若之言深以為辱欽若因進封禪  
之說堯叟以經義附和由是天書叠見詔議封禪○  
欽若自以深達道教多所建明而丁謂附和之與陳  
彭年劉承珪等大修宮宇以林特有心計使幹財利  
時人目為五鬼王且欲讓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遇  
之厚追思李沆之先識嘆曰李文靖真聖人也○帝  
嘗晚坐承明殿召王曾入對既退使內侍諭曰思卿  
甚故不暇朝服見卿勿以為慢其見憚如此尋以曾  
兼會靈觀使不受○魯宗道立朝侃侃貴戚用事  
者皆憚之目為魚頭參政因其性且志骨梗也



寫無邊圖子

屏

後恭觀列奏

封周世宗後

趙抃一琴一

鶴

司馬池嗜退

詔天下立學

定三場科舉

法

剪鬚地呂夷

備

宋仁宗 在位四十一年號天聖明道景祐

寶元康定慶曆皇祐至和嘉祐

宋仁宗隨母臨朝十一年政非已出寶元康定間西鄙多事慶曆後急於求治而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小范老子主邊疆鐵面御史專封奏黑王相公在樞密閻羅包老居要府天下異人宰端揆韓魏公寒西賊之心富鄭公善北使之職歐文忠變時文之體狄武襄成廣南之功所謂社稷長遠終必賴之者誠確論也傳曰為人君止於仁帝何愧焉第仁慈有餘而知勇不足白璧微瑕其在郭后一事乎

宋史

廿

士

枚置武舉

四賢二不肖

詩

富弼焚家書

歐陽修進册

受諭

范竹生笋

至安石上萬

言事

劉隨號水晶

燈籠

雨赤雪

同日無雲而

陰者五

范仲淹兼知延州敵人聞之相戒曰無以延州為意今小范老子胸中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大范指范雍趙抃為殿中侍御史不避權貴人謂鐵面御史王德用為樞密使契丹使者曰黑王相公乃復起耶包拯性剛直京師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文彥博逮事四朝任將相五十年名聞四夷北使來聘見之拱手曰真天下異人韓琦范仲淹為陝西使邊上謠云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契丹求關南地富弼如契丹反覆陳其不可言北朝得地為榮南朝失地為辱兄弟之國豈可一榮一辱哉議及結昏又卻之議及增幣契丹至曰既增我幣當曰獻弼曰南朝為兄豈有兄獻其弟乎然則為納何如弼亦不可契丹乃遣使來議獻納二字帝用晏殊議以納字與之和好遂定歐陽修知貢舉裁抑時文復古體狄青破智儂高廣南平向美人有寵與郭后爭帝自起救之后諛批帝頰帝大怒以爪痕示呂夷簡夷簡素憾后以莫唐故事為計遂奪之



劉徽進讀史記

宋英宗

在位四年  
號治平

宋英宗召入東宮肩輿就道行李蕭然先戒其家人曰  
謹守吾舍上有適嗣吾歸矣及即位同曹太后臨朝宦  
官簧舌兩宮不和賴韓琦歐陽修調護而安撤簾還政  
後屢議濮王典禮論說紛紛終無定見曷若尊稱皇伯  
父使子孫襲爵奉祀則於大統無幾微之失於所生極  
尊崇之道為允當乎帝臨政必問故事與古治所宜凡  
有裁決皆出群臣意表雖以疾疾不克大有所為然後  
世咏歌至德亦云盛矣

宋史

廿二

廿二

空瀛抱孽

聯坊誌建儲  
朕方不進筆

帝初立太后垂簾左右交構兩宮幾成隙韓琦解之  
太后猶未釋然歐陽修進曰太后事仁宗數十年仁  
德著于天下昔溫成之寵太后處之裕如今母子間  
及不能容耶后意稍和後數日琦獨見帝帝曰太后  
待我少恩琦曰自古聖帝明王不少獨稱舜為大孝  
豈其餘盡不孝哉親不慈而子孝乃為可稱耳帝遂  
感悟溫成即仁宗所寵張貴妃太后猶臨朝韓琦  
問太后何日撤簾還政太后遽起琦即厲聲命儀鸞  
司撤簾簾既落猶于御屏後見太后哀也議典禮  
司馬光曰宜稱皇伯歐陽修引喪服大記以為服可  
降而名不可沒宜稱親廷議紛紛不若明道先生以  
常稱皇伯父云云者最為允當歐陽修四歲而孤  
母鄭親誨之學家貧不能得紙至以荻畫地學書一  
日謂修曰汝父為史嘗夜秉燭治官書屢廢而嘆吾  
問之則曰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耳吾曰生可求乎  
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俱無恨夫常求其生  
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其平居敘子弟  
弟常以此語吾耳熟焉修服其語終身



初封太祖後

宋神宗 在位十八年 號熙寧元豐 元祐

宋神宗孝友謙抑將大有為慕堯舜而用王安石使變更成法以壞天下韓琦疏入曾罷青苗矣鄭俠圖上曾罷十八事矣即暫免安石而仍用韓呂則安石實未嘗免也安石復相令韓縝割地界遼用欲取姑與之策以祖宗七百里地輕以與人終宋之世何能取償尺寸哉迨民怨日叢外患日熾帝亦終夜不寐遶榻而行晚矣要之以國事任安石病在心腹也以邊事任李憲病在四肢也亾宋之禍不自帝始耶

宋史

三

土

吳奎進治說 三篇

王安石眼多 目甚似主教

張士遜草聖 本朝第一

王安石與呂惠卿議以常平倉糶本散與人戶令出息二分春散秋歛曰青苗法蘇轍言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逾限如此鞭箠必用恐州縣不勝煩矣○時久旱歲饑征歛苛急東北流民每風沙霾曠扶攜塞道羸疾愁苦身無完衣竝城民買麻批麥麩合米為糜或茹木實草根至身被鎖械而負瓦揭木賣以償官累累不絕安上門監鄭俠乃繪所見為圖密疏以奏帝觀圖寢不能寐翌日命罷青苗免役等凡十八事是日大雨呂惠卿請復行新法詔從之遂下鄭俠獄○安石薦韓絳呂惠卿以自代時號絳為傳法沙門惠卿為護法善神○詔宦官李憲會陝西河東五路之師討夏我師敗績○治平中卻雍興容散步天津橋上聞杜鵑聲慘然不樂曰洛陽舊無杜鵑今始至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也二十年上用南士作相多引南人專務變更天下自此多事矣至是果驗後雍卒賜諡康節



賜孝子徐積  
諡節孝先生

蘇洵辨奸論

賜蘇軾金蓮  
賜院

太后賜社飯

新宗兪進無  
黨致禍

程顥言新法  
吾黨散成

王珪三旨宰  
相

日食甚駭不  
辨  
火入輿鬼

宋哲宗 在位十五年號  
元祐紹聖元符

宋哲宗冲年嗣位。太后臨朝。庶事修舉。及親政。罷蔡確。相司馬光。新法害民者。次第更之。光之力也。不幸光卒。而程頤蘇軾劉摯等以私忿相爭。分洛蜀朔為三黨矣。夫元祐改紹聖。由於朋黨成於調停。始於楊曾。終於章蔡。以安石為聖而思紹述之耳。仍用新法。罪元祐諸臣。是君不君也。背宣仁太后。是子不子也。廢孟后。立婕妤。是夫不夫也。夫國之所以存者三綱耳。三綱絕而金秋之難萌。徽欽之禍兆矣。

宋史

廿四

七

宣仁太后臨朝。號女中堯舜。洛黨程頤為首。朱光庭賈易輔之。蜀黨蘇軾為首。呂陶等輔之。朔黨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為首。輔之者甚眾。各樹朋黨。相為訾議。惟呂大防范祖禹司馬光不立黨。時熙豐舊臣爭起。邪說以搖在位。呂大防范純仁畏之。引用其黨。以平夙怨。謂之調停。蘇轍諫之。揚畏曾布。先後上疏。乞紹述先政。遂改元。紹聖章惇蔡卞居要地。協謀報復。追貶元祐宰相。司馬光呂公著等安置。元祐宰相呂大防范劉摯等及諫臣范祖禹劉安世等。貶文彥博程頤王珪韓維等。劉倬仔侍寵。譖后于帝。章惇附之。遂廢后為仙師。司馬光居洛十五年。天下以為真宰相。田野老皆號為司馬相。婦人孺子亦知其為君實也。蘇軾自登州召還。緣道人相聚。號呼曰。寄謝司馬相。公毋去朝廷。厚自愛。以活我。後得疾。折簡與呂公著曰。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托。今以屬公。為條其便宜。甚悉。卒。光嘗自言。吾無過人。但平生未嘗有一事不可對人言者。



壽張商英商

霖二字

立八行取士

利

非蔡京第三

婦上海稚子

筆示

蔡京父子各

立門戶

童貫載馬植

歸始圖遊

蒼下苑若山

林波澤

幸王麟穿觀

芝

李璽雲賊死

節

傅察使金死

節

材捷不識曉

盡字

龍見于京師

宋徽宗 在位廿五年號建中靖國 崇寧大觀政和重和宣和

宋徽宗欲述父兄之志而六賊因之以竄其好故一惑於新法則封舒王父子從祀孔廟二惑於報復則立黨人碑三惑於培克則括民田收經制免夫錢四惑於玩好則領花石綱東南有小朝廷五惑於神仙則上玉皇徽號受冊為教主道君以至大水告也黑眚見也男孕子也女生髭也狐升御座也百姓怨懟而不知上天震怒而不悟皆祖宗之盟失中國之信以開邊釁封昏德公殂五國城何非自作之孽歟

宋史

廿五

十

帝謂蔡京曰神宗創法立制先帝繼之兩遭變更國是未定朕欲上述父兄之志卿何以教之京曰敢不盡死○大學生陳東上書曰今日之事蔡京壞亂干前梁師成陰賊干內李彥結怨于西北朱覲結怨于東南王黼童貫結怨于遼金敗祖宗之盟失中國之信以開邊釁使天下之勢危如絲髮願陛下殺此六賊以謝天下○封王安石為舒王子雱為臨川伯○籍元祐諸臣司馬光蘇軾程頤等一百二十人為奸黨刻石端禮門并刻石州縣石工安民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鑄安民二字于石未恐得罪後世聞者愧之○朱覲領應奉局花石綱于蘇州東南部刺史郡守多出其門時謂東南小朝廷○帝約金滅遼尋為金虜封昏德公殂于五國城○清谿民方臘左道惑眾適吳中困于花石之擾比戶致怨臘乃陰聚遊手之徒以誅覲為名陷建德等處後遁還清谿韓世忠擒殺之○淮南盜朱江等三十六人橫行江湖轉掠十郡張叔夜率兵大敗之○

夜擊降之



何灌死節

張確死節

王寧質御容  
死節

張克恭死節

劉錡死節

宋欽宗 在位一年  
號靖康

宋欽宗為金人所迫。欲幸鄧襄。李綱拜泣邀止。治守戰具。乃有李邦彥梗之。質構於金。金既撤圍。綱料入冬必南。力條秋防。又有耿南仲嫉之。出綱於外。夫李綱捍國。种師道勤王。金人雖強。進不得城。退無所掠。孤軍深入。烏能久乎。而竟罷綱以謝金人。一任浪子宰相。屈志買和。六丁六甲。笑談兒戲。遂至六宮舉族。盡遭北轅。余甚嘆帝之不能知人善任。自速死亡之禍。及京師陷。曰。宰相誤我父子。嗚呼。晚矣。

宋史

其

士

其大體遂從假用以求捷徑並削去之

職方

梁初天下別為十六。南有吳浙荆湖閩漢西有岐蜀北有燕晉而朱氏所有七十八州以爲梁莊宗初起并代取幽滄有州三十五其後又取梁魏博等十有六州合五十一州以滅梁岐王稱臣又得其州七同光破蜀已而復失惟得秦鳳階成四州而營平二州陷于契丹其增置之州六合一百二十三州以爲唐石氏入立獻十有六州于契丹而得蜀金州又增置之州二合一百九州以爲晉劉氏之初秦鳳階成復入于蜀隱帝時增置之州一合一百六州以爲漢郭氏代漢于州入于劉昫世宗取秦鳳階成瀛漠及淮南十四州又增置之州五而廢者三合一百一十八州以爲周宋興因之此中國之大略也其餘外屬者強弱相并不常至周末而閩已先亡在者七國自江以下二十州爲南唐自劔以南及山南西道四十六州爲蜀自湖南南北十州爲楚自浙東西十三州爲吳越自嶺南北四十七州爲南漢自太原以北十州爲東漢而荆歸峽三州爲南平合中國所



五代史

五代初因唐之故用崇元曆至晉司天馬重績始更造新曆不復推古上元甲子冬至七曜之會而起唐天寶十四載乙未為正元用正月雨水為歲首蓋唐建中時術者曹士為始變古法以顯慶五年為上元雨水為歲首號符天曆然世謂之小曆祇行于民間而重績乃用以為法遂施諸朝廷賜號調元曆纔行之五年輒差不可用卒復用崇元曆周廣順中國子博士王處訥私撰明元曆于家民間又有萬分曆蜀又有永昌曆正象曆南唐有齊正曆五代之際曆家考見者止此而調元既非古明元又止蔽其家萬分止行民間其法皆不足紀永昌正象齊政又皆止用于其國今亦不復見自周世宗卽位外伐僭叛內修法度端明殿學士王朴通于曆數乃詔朴撰定歲餘朴奏于步日步月步星步發斂為四篇合為曆經一卷曆十一卷草三卷顯德三年七政細行曆一卷以為欽天曆其司天卜祝小術不能舉

五代史

七

七

其大體遂從假用以求捷徑並削去之

職方

梁初天下別為十六南有吳浙荆湖閩漢西有岐蜀北有燕晉而朱氏所有七十八州以為梁莊宗初起并代取幽滄有州三十五其後又取梁魏博等十有六州合五十一州以滅梁岐王稱臣又得其州七同光破蜀巴而復失惟得秦鳳階成四州而營平二州陷于契丹其增置之州六合一百二十三州以為唐石氏入立獻十有六州于契丹而得蜀金州又增置之州六合一百九州以為晉劉氏之初秦鳳階成復入于蜀隱帝時增置之州六合一百六州以為漢郭氏代漢于州入于劉昫世宗取秦鳳階成海漢及淮南十四州又增置之州五而廢者三合一百一十八州以為周宋興因之此中國之大略也其餘外屬者強弱相并不常至周末而閩已先亡在者七國自江以下二十州為南唐自劔以南及山南西道四十六州為蜀自湖南湖北十州為楚自浙東西十三州為吳越自嶺南北四十七州為南漢自太原以北十州為東漢而荆歸峽三州為南平合中國所



有二百六十八州而軍不在焉

敬翔

翔從太祖温，用兵三十餘年，盡心營職，温破徐州，得時溥寵，姬劉氏愛幸之，劉故尚讓妻也，温以妻翔，翔時已官金鑾殿，大學士，而劉猶侍温起居，出入臥內，翔患之，劉謂翔曰：爾以我嘗失身于賊乎？尚讓王家宰相，時溥國之忠臣，以卿門第，猶為辱我，請從此訣，翔以温故，謝而止之，劉別置典謁，交結藩鎮，為温寵信，每言事多得請，不下于翔，當時貴家，往往効之。

寇彥卿

温之遷都洛陽也，遣彥卿奉表昭宗，逼之發長安，居人至拆屋為椽，浮渭而下，道路號哭，仰天大罵曰：國賊崔胤，朱温使我至此，時昭宗四顧陵廟，徬徨不忍，顧左右相與泣下沾襟，行至華州，會何后，娘將婉昭宗，遣人告温，乞留待冬，行温大怒，顧彥卿曰：汝往趣官家來，不可一日留也，彥卿至，即日逼上道。

羅紹威

五代史

共

士

紹威初起魏博，為唐藩鎮，已乃事朱温，温篡唐，威與謀焉，温都洛陽，威取魏良材，為五鳳樓，朝元殿，温喜曰：昔蕭何為漢起未央宮，紹威越千里建此，過蕭何遠矣，賜寶帶名馬，紹威頗知學，工書，屬文，聚書數萬卷，時江東羅隱詩名甚著，威重幣結之，為通譜系，序昭穆，因集自所為詩名之曰偷江東集。

張策

策字少逸，幼聰悟，嗜學，父同居洛陽敦化里，因凌井得古鼎，銘曰：魏黃初元年，春二月，壬吉，平同以為奇，策時年十三，侍同側，啓曰：漢建安二十五年，曹公薨，改元延康，是歲十月，文帝受禪，又改黃初，是黃初元年，無二月也，銘何謬，同大驚異，後見梁太祖，太祖呼為張夫子，累官門下平章。

至師範

朱温圍天子于鳳翔，諸鎮將莫敢救者，詔至青州，獨王師範泣請兵于楊行密，因斬梁將婁敬思，策已温篡，遣人誘洛陽族師範使者至，先掘坑于外，乃入告之，師範設席為具，與宗戚飲，別謂使者曰：死人所不免，然懼少



長失序下愧先人酒半少長以次起就戮坑所聞者憐之

王彥章

晉取鄆軍聲大振末帝召彥章至問破敵之期彥章對曰三日左右聞失笑彥章受命出馳兩日至滑州陽置酒大會而陰遣人具舟楊村命甲士六百人各持巨斧乘流直下彥章酒半伴起更衣則引精兵數千浴河趨德勝令舟兵以巨斧斬浮橋而身攻其南城浮橋斷南城遂破裁三日云

韜起羣盜

事李守貞叛降梁已復叛歸茂貞末帝時復叛降梁為三鎮節度使韜在鎮悉發唐諸陵而昭陵最固韜從埏道下入見宮室制度宏麗不異人間中為正寢東西廂列石床床上有函中為鐵匣悉藏前世圖書鍾王墨蹟韜悉取之遂傳人間惟乾陵風雨不可發韜復叛梁歸晉郭崇韜曰此劫陵賊不可放莊宗不誅明宗入洛始賜死

鄭珪

五代史

尤

土

珪仕梁官平章唐兵入汴末帝惶恐無措惟與李振敬翔等相持慟哭因召珪問計珪曰臣有一策不知陛下能行否問策何如曰願得傳國璽馳入唐軍以緩其行帝曰事急矣璽固無惜顧卿此行度能了事否珪俛首徐思曰恐未易了左右大笑

唐

敬皇后

劉氏父劉叟黃鬚善醫自號劉山人居自五六歲時為禪將袁建豐掠得納入宮已善吹笙歌舞有色莊宗嬖甚寵專房其父聞女貴上謁莊宗召袁建豐驗之建豐曰此黃鬚翁是向護女主者然劉時方與諸夫人爭寵正欲以門第相高見叟大怒曰妾去鄉時妾父不幸死于亂軍妾環尸慟哭而去安從得此田舍翁徑笞劉叟逐之去

郭崇韜

莊宗之軍子朝城也段凝軍臨河梁雖失德勝而我軍李繼韜以澤潞叛入梁梁方名諸鎮兵欲圖大舉唐諸將皆憂懼請棄鄆而以河為界莊宗問崇韜崇韜對曰



陛下與兵來十餘年矣。今大號已建，人望成功而乃得一軫不能守，雖欲指河爲界，誰復爲陛下守者？臣自康延孝來已盡得梁虛實，此實天亡之時。願陛下分兵守魏固、楊劉，而自鄆長驅，直搗其巢，不出半月，天下定矣。莊宗大喜曰：「此大丈夫事也。」因問司天司天言歲不利，崇韜曰：「古者命將鑿南門而出，況成算已決，區區常談何足信？」莊宗卽日下令軍發，八日而滅梁。崇韜位兼將相，深以盛滿爲懼，而性公嚴，不爲權近所喜。讒頗入之，莊宗嘗患暑，思別作一樓，宦人曰：「郭崇韜眉頭不展，陛下雖有作，其可得乎？」莊宗乃問崇韜曰：「昔我與梁對壘，河上雖祁寒盛暑，被甲跨馬，不以爲勞，今深居宮陰，而若不勝其熱，何也？」崇韜對曰：「今昔艱難，逸豫爲慮，不同，其勢然也。」願陛下毋念創業之艱，常如河上，可使繁暑坐變清涼矣。莊宗默然，自是讒愈入，卒賜死。

李襲吉

梁晉構兵累年，晉王數困，欲與梁通和，使進士李襲吉爲書諭梁，詞甚辯麗。朱溫使人讀之，至毒手尊拳交相于暮夜，金戈鐵馬蹂踐于明時，數曰：「李公有士如此，使

五代史

三

士

吾得之，是虎而翼也。溫使敬翔作荅書，而工不及襲吉，或云襲吉唐相林甫後。

蕭希甫

希甫少舉進士，而性多矯激，初爲袁象先巡官，意怏怏，乃棄母妻，變姓名，亡之鎮州，謁趙王王鎔，鎔署爲參軍，又不樂，歲餘又亡之易州，削髮爲僧，居百丈山。莊宗卽位，求天下隱逸士，擢希甫知制誥，已忤宦人，復斥爲駕部郎中，奉詔宣慰青齊，青齊其故鄉也，至則母已死，妻亦改嫁矣。時有引李陵書譏之者，曰：「老母終堂，左妻去室，世傳爲笑云。」

李存孝

存孝克用養子，援臂善射，每戰身披重鎧，橐弓坐稍，手舞鐵撾，出入陣中，以兩騎自從，戰酣，易騎上下，捷疾如飛。晉取潞州，存孝功居多，而爲李存信所構，遂背晉歸梁。梁亡，復歸晉，自陳于晉，有功無過，爲存信讒，搆以至此。克用叱曰：「爾爲書檄，罪我百端，亦存信爲之耶？」車裂之，以殉。然情其才，悵恨久之，爲不視事者十日。

周德威



德威小字陽五當梁晉之際周陽王之勇聞天下梁軍圍太原命軍中曰能生得周陽五者爵刺史梁驍將陳章號陳野叉常乘白馬披朱甲以自異求周陽五必生致之晉王克用戒德威曰陳野叉欲得汝以求刺史宜善備德威曰安知刺史非臣他日戰身自微服雜卒伍中見白馬朱甲者戒步卒佯退伺其過輒揮鐵鎚擊之墮馬遂生擒至已積戰功封燕王

### 元行欽

行欽素驍果有膽決嘗與李嗣源拒雲朔間入戰嗣源七射中行欽行欽拔矢還射亦中源左股已降莊宗喜其勇優擢之嗣源反行欽擊殺其子從璟從莊宗至萬勝鎮登道旁冢莊宗置酒相顧泣下野人獻雉問其冢名曰愁臺莊宗益不悅爲徙石橋酒酣相持慟哭莊宗既崩行欽被執嗣源見罵曰吾兒何負于爾行欽瞋目直視曰先皇帝何負爾遂斬于市

### 敬新磨

莊宗好獵獵中牟踐民田縣令當馬切諫莊宗怒叱出將殺之伶人敬新磨知不可乃率諸伶追令前責之曰

### 五代史

世

十一

汝爲縣令奈何縱民稼穡以供賦稅何不饑汝民而空其地以備天子之馳驅汝罪當死因請亟行刑莊宗悟笑而釋之新磨一日奏事殿中殿中多惡犬新磨出一犬逐之新磨倚柱呼曰陛下毋縱見女嚙人莊宗本出夷狄狄人諱狗故新磨以此戲也莊宗大怒彎弓注矢將射之新磨急呼曰陛下無殺臣臣與陛下一體問何故對曰陛下收元同光同銅也殺敬新磨則銅無光矣莊宗大笑釋之

### 張承業

承業事莊宗盡心管職一切以法從事卽權貴無所假莊宗嘗須錢蒲博賞賜伶人而承業主藏錢不可得莊宗爲置酒庫中酒酣使其子繼及爲承業起舞舞罷承業出寶帶幣馬爲贈莊宗指錢積語承業曰和哥之錢可與錢一積何用帶馬和哥繼及小字也承業謝曰國家錢非臣所得私莊宗語侵之承業怒曰臣老敕使非爲子孫計惜此錢佐王成霸業耳若欲用何必問臣財盡兵散豈獨臣受禍也莊宗顧元行欽曰取劍來承業起持莊宗衣泣曰臣受先王顧命誓雪國讐今爲王惜



庫物而死，死無恨矣。太后聞名，莊宗、莊宗聞名，懼乃酌兩卮，謝曰：「吾杯酒之失，且得罪太后，願公飲此，爲吾分過。」承業不肯飲。太后使人謝曰：「小兒忤公，吾已笞之，乃解。」盧質嗜酒，傲忽，自莊宗及諸公子多見侮。莊宗深嫉之，承業乘間請曰：「盧質嗜酒無禮，臣請爲王殺之。」莊宗曰：「吾方招納賢才，以就功業，公何言之過也。」承業起賀曰：「王能如此，天下不足平矣。」質自是得免。已，莊宗議卽帝位，承業力諍曰：「大王父子與梁血戰三十年，本欲復唐社稷，卽元兇旣殄，使唐子孫在，孰敢當之？若唐無子孫，天下誰與王爭者？莊宗不聽。承業知不可諫，乃仰天大哭曰：「臣唐家老奴，王今自取之，悞老奴矣。」遂不食而卒。

### 安重誨

明宗時，重誨爲中書令，事多專決。河南縣獻嘉禾，一莖五穗。重誨視之曰：「僞也。」笞其人而遣之。宿州進白兔，重誨曰：「兔陰且狡，雖白何爲？」竟卻之不奏。李仁福又進白鷹，重誨卻之。明日，白上曰：「陛下詔天下毋獻鷹鶴，而仁福違詔獻鷹，臣已卻之矣。」重誨出，明宗陰令人取之入。

### 五代史

世二

士

他日，按行西郊，戒左右曰：「毋使重誨知也。」卒賈禍。

### 李擇

擇，工文詞，仕唐爲中書舍人。時張文寶知貢舉，所取進士中書頗有覆落者，請下學士院作詩賦爲貢舉格。諸學士作皆不能工，命擇作之。擇笑曰：「子少舉進士，登科蓋偶然耳。後生可畏，假令予今復就禮部試，未必不落第。安能與英俊爲准格乎？」聞者多其雅識。

### 和凝

凝，少舉進士，爲梁節度使。賀瓌從事瓌，與唐莊宗戰，胡柳瓌敗，脫身走，衆皆散，獨凝隨之。瓌還，顧見凝，麾使去。凝曰：「丈夫當爲知己死，吾恨未得死所，寧惜死乎？」一騎追瓌幾及，凝叱之不止，卽引弓射殺之。瓌乃得免。瓌歸，謂其子曰：「和生志義士，後必貴，爾等謹事之。」因妻以女。

### 任圜

明宗朝，圜爲門下平章。時方擇宰相，圜屬意李琪，而安重誨薦崔協。圜爭之，帝前曰：「崔協不識文字，而虛有儀表，天下皆知號爲假字碑。」臣以不知書，誤蒙採擇，相位



有幾以臣一人取笑足矣豈容更益已又謂重誨曰李琪才藝可兼時輩百人若舍琪而相協如棄蘇合之九取蜚蜮之轉也已竟相協人皆嗤之

姚洪

洪事唐為指揮使嘗將千人戍閬州董璋反遣人以書招洪洪得璋書輒投廁中已敗被執璋謂曰爾昔為健兒我遇汝厚奈何負我洪罵曰老賊爾昔為李七郎奴掃馬糞得一鬻殘炙感恩不已今天子用爾為節度使何反耶吾能為國死不能從人奴以生璋怒燃鑊于前令壯士十人剖其肉烹之洪至死罵不絕明宗聞為之泣下

王弘贄

潞王從珂反愍帝出奔至衛州州刺史王弘贄宿將多知謀問曰天子避狄自古有之然將相大臣從乎曰無也國寶乘輿法物從乎曰無也弘贄歎曰所謂大木將顛非一繩所能維豈有以萬乘之王出奔而將相大臣無一從者即欲興復其誰與我于是奉帝居州廨令市中酒家獻酒愍帝見酒大驚墮地弘贄曰此酒家也願

五代史

獻酒以慰無聊耳帝受之自是日獻一觴未幾弘贄子繼為潞王賣鴆酒至亦令酒家獻之愍帝飲不疑遂殂

晉

張允

晉高祖即位屢赦天下允為駁赦諭以獻略云假有二人訟者一有罪一無罪有罪若赦則無罪銜冤此所以致災非救災之術也使小人遇天災相喜而相勸以為惡曰國將放矣必捨我以救災則是教民為惡也且天道福善禍淫若舍惡人而降之福是天又喜人為惡也語甚痛快晉帝覽之大悅

裴從簡

從簡事晉為都指揮使嘗中流矢鏃入髀命工取之工云須鑿骨簡遽使鑿之工遲疑不忍下簡叱其亟鑿環視者不勝楚而簡言笑自若也好食人肉所至多潛捕民間小兒以食許州富人王帶簡欲得之即遣二卒往謀刺取卒夜入伏隱處見其夫婦如賓乃私歎曰欲奪其寶而害斯人不義因躍出告之使速以帶獻二卒去不知所之



后馮氏出帝后也先為帝叔重亂妻重亂早卒馮寡居  
有色帝悅之時高祖敬瑭梓宮在殯帝竟冊為后是日  
以六宮仗衛太常鼓吹導后至御庄見于高祖之影殿  
羣臣皆賀帝顧謂曰皇太后之命與卿等不任大慶羣  
臣出帝與后酣飲歌舞過梓宮前輾而告曰皇太后之  
命與先帝不任大慶左右皆大笑帝亦自絕倒顧左右  
曰我今日作新女婿何如皇后與左右皆大笑聲徹外  
殿

楊光遠

晉出帝時光遠謀反引契丹入寇帝命李守貞擊敗之  
契丹北去光遠嬰城自守猶北望稽首呼德光曰皇帝  
悞光遠耶其子勸之出降猶曰吾在代北以紙錢祭天  
地投之輒没人言我當作天子宜且待已卒見殺光遠  
既病禿而妻足又跛時人為語曰自古豈有禿瘡天子  
跛脚皇后

王松

晉出帝北遷蕭翰立許王從益于京師以松為左丞相

五代史

世四

土

漢高祖入洛先遣人馳詔至諭百官嘗受偽命者皆焚  
之使勿自疑由是御史臺悉斂百官偽勅松以手撫其  
臂為引郭子儀以自解曰此乃二十四考中書令也聞  
者傳笑

漢

昭聖太后

隱帝好遊戲后每切責之帝曰朝廷事非太后所宜言  
已議誅楊邠等太后曰此大事當與宰相議帝拂衣出  
曰謀及婦人不可也卒以亾

史弘肇

弘肇事高祖為大將兵所至秋毫無犯而性殘酷麾下  
少忤意立搥殺之民有抵罪者弘肇但示吏三指即腰  
斬時大白晝見令民無得仰觀觀輒腰斬

李守貞

守貞既反隱帝使郭威討之時馮道罷相居河陽威兵  
出過道家問策道謂曰君知博平威少無賴善蒞博以  
道為譏已覲然怒道曰凡博者錢多則多勝錢少則多  
敗非其不善博所以敗者勢也今合諸將之兵以攻一



城較其多寡勝敗可知也威大悟乃以遲久困之困踰年守真食盡遂敗

王疑妻

疑以病卒官家貧子幼其妻李氏攜幼子負遺骸以歸道出開封止旅舍舍主人疑之不許留宿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出之李氏乃仰天長號曰吾為婦人不能守節而此臂為人執耶不可以一手併汚吾身竟自引斧斷其臂見者環聚嗟嘆開封尹聞于朝詔答其主人賜藥而厚恤之

周

王朴

朴事世宗為右拾遺嘗獻平邊策略云攻取之道從易者始當今惟吳易圖東至海南至江可撓之地二千里從少備處入撓之備東則撓其西備西則撓其東彼奔走以救弊則奔走之間我可窺其虛實避實擊虛所向無前則江北諸州舉矣既得江北用彼之民揚我之兵江南亦不難下也江南下而桂廣岷蜀可飛書召之吳蜀既平幽必望風而至惟并為必死之寇必須強兵力

五代史

世

土

攻然不足為邊患也世宗得書益奇之未及試其後宋興諸國以次第就滅惟并獨後果盡如朴言朴尤精律曆學其法皆傳于世

馮道

道歷事唐晉晉滅又事契丹朝于耶律德光德光問曰何以來朝對曰無城無兵安敢不來光曰爾是何等老子對曰無才無德癡頑老子德光喜拜太傅一日問曰今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對曰此時佛出世也救不得惟皇帝救得人謂契丹不夷滅中國賴道一力力也道事九君皆無諫諍獨周世宗欲擊劉昫乃切諫世宗曰唐太宗敵無大小皆自親征道曰陛下比不得唐太宗世宗曰劉昫烏合之眾以我擊之如山壓卵道曰陛下作得山定否世宗怒起去自將擊昫竟敗昫終道世止一諫而言不酬

十二國 秦宋史

吳越

梁朱溫封鏐吳越王兼淮南節度客有勸鏐拒命者鏐笑曰吾豈失為孫仲謀遂受之已遣使進表于梁



門吏曰鏐平生何好對曰他無好惟好玉帶名馬梁祖曰真英雄也因賜玉帶御馬鏐子元瓚初質于外已歸國鏐病臥召諸大將告曰吾子皆愚懦不足在後事吾死公等自擇之諸將泣曰元瓚數征伐最有功諸子莫及請立之于是鏐乃出筦鑰數德召瓚授之曰諸將許爾矣瓚遂立瓚善爲詩然好治宮室天福六年杭州大火燒其宮室殆盡但元瓚所避處火輒隨之瓚懼因病任尋卒錢氏兼有兩浙自鏐世卽重欽其民以事僭僭下至鷄魚卵殼亦家至而日取之每拘一人至責其負則諸案吏各持其簿列于廷先據一簿所負唱多少量筭之餘卽以次唱而筭之少者積數十多者至筭百餘人不堪其苦已至俛世益多求珍玩奇異以獻宋祖宋祖每謂曰此吾帑中物何用獻尋入朝國滅

吳

安仁義朱延壽皆行密將也而延壽又密朱夫人之弟淮徐旣定二人頗驕恣且謀叛行密思除之乃陽爲日疾每接延壽使者必錯亂其所見以示之行則故觸柱而仆未夫人扶之良久乃蘇泣曰我業成而喪明是天

五代史

世

士

廢吾也吾兒子皆不足在事得延壽付之吾無恨矣夫人喜急召延壽延壽至行密迎至寢門刺殺之卽出嫁朱夫人而執斬仁義

岐

朱溫圍鳳翔旣逾年城中食盡米斗直錢七千至燒人屎菹尸而食父自食其子人有爭其肉者曰此吾子也汝安得食人肉斤直百錢狗肉斤五百父甘食其子而人肉賤于狗昭宗時千宮中設小磨令宮人自屑豆麥以供御膳宦官韓全誨等猶倚李茂貞帝謂茂貞曰朕與六宮皆一日食粥一日食不托安能不與梁和茂貞乃斬全誨等二十餘人以示梁軍圍乃解是時諸侯強皆相次稱帝而茂貞止稱岐王妻則稱后以地狹賦薄下令權油因禁城門毋納松薪謂其可爲炬也一優謂之曰臣請併禁月明茂貞笑而不怒茂貞子從蹶有田千頃竹千叻懼侵民利置不省鳳翔民頗以此德之前蜀

王衍年少荒淫委政宦豎時蜀俗競爲小唱僅覆其頂俛首卽墮謂之危腦唱衍以爲不祥禁之而衍好歌大



帽弁微服出遊民間以大帽識之因令國中皆戴大帽  
又好異尖巾其狀如錐后官皆戴金蓮花冠衣道士服  
酒酣免冠其髻鬖然更施朱粉號爲醉粧國中入皆效  
之嘗遊青城山官人衣服皆畫雲霞望之飄然若仙也  
自作日州曲述其仙狀上下山谷衍自歌之而使官人  
和焉衍之降也莊宗賜之詔曰固當列土而封必不  
薄人于險三辰在上一言不欺衍奉詔忻然就道率其  
宗屬將相等數千人以東行至秦川莊宗用伶人景進  
計命宦者向延嗣盡誅之衍母徐氏臨刑大呼曰吾兒  
以一國迎降反用爲僇天道不遠能克終乎時衍妾劉  
氏鬢髮如雲有美色行刑者將免之劉曰國喪家人義  
不受辱遂就死見者憐之未幾莊宗遇弒

南漢

劉鋹時宦侍龔澄樞等用事引女巫樊胡子入官胡子  
自言玉皇降身鋹于內殿設帷帳陳寶貝迎之胡子冠  
遠遊冠衣紫霞裾坐帳中宣禍福呼鋹爲太子皇帝胡  
子言澄樞等皆上天使輔太子有罪不可問自是芝茵  
生宮中野獸觸寢門苑中羊吐珠井旁石自立行百餘

五代史

龔

土

步而仆胡子皆以爲符瑞國等滅先是有胡僧言滅劉  
氏者龔也龔因採飛龍在天之義名龔及是而龔澄樞  
覆之龔性機巧有口辯嘗以珠結鞍勒爲戲龍之狀  
極精巧以獻太祖太祖以示諸工官無不駭伏者因嘆  
曰使鋹移此精思用之治國何至滅亡太宗嘗宴近臣  
鋹與焉輒進曰朝廷威靈及遠四方僭竊之主今日盡  
在坐中旦夕平太原劉繼元又至臣率先來朝願得執  
挺爲諸國降王長上大笑其善詬諧若此

後蜀

孟昶國亡歸宋其母李氏有志節昶後卒李氏不哭第  
以酒酬地祝曰汝不能死社稷苟生取羞吾所爲忍死  
以汝在故也汝死吾亦何用生爲遂不食死母初入國  
上甚優禮之呼爲國母嘗召見慰勞曰善自愛無戚戚  
思蜀他日當送歸母

南唐

李煜旣歸朝太宗嘗觀書崇文院召煜與劉鋹使縱觀  
謂煜曰聞卿在江南好讀書此簡策多卿家舊物自歸  
朝來頗讀書否煜頓首謝先是煜在國其妓妾嘗樂器



名經夕未收會露下色愈鮮熅愛之自是官中競收露水柴碧衣之謂之天水碧及江南滅方悟天水爲趙徵也

### 北漢

劉繼元既降太宗遇之加禮嘗謂近臣曰晉司馬昭以劉禪思蜀之對戲之曰何乃似卻正言此不仁之甚也亡國之君類多暗懦若有遠識則國不亡矣此正可傷愍何反戲侮劉繼元今爲降虜朕待之若賓客尤恐不慰其意也

### 外國

契丹好飲人血突欲左右姬妾多刺其臂吮之喜賓客好飲酒工画頗知書其歸中國也載書數千卷樞密使趙延壽假得其異書醫經皆中國所無者 述律者契丹阿保機妻突欲母也多知而忍阿保機死乃悉召其從行大將等妻謂曰吾今爲寡婦矣汝輩豈宜有夫遂

### 五代史

廿六

十一

殺大將百餘人曰可往從先帝時趙思溫以材勇爲保機所寵述律以事怒之使送木葉山墓所思溫不肯行述律曰先帝親信爾爾何不往思溫曰親莫如后后何不行述律曰吾本欲從地下以子幼國中多事故未能耳然可斷吾一臂以殉左右切諫竟斷一腕而釋思溫德光時卻陽令胡瞻嘗從蕭翰入契丹記其道所經處甚悉姑撮其異者自幽州北行踰十日至登天嶺嶺東西連亘四顧冥然黃雲白草不可極契丹人謂瞻曰此辭鄉嶺也可南望爲永訣同行者皆慟哭往往絕而復甦又十餘日渡黑水至湯城淀地氣最溫人苦大寒則就溫于此其地多異花記其二種一曰旱金夫如掌金色燦人一曰青囊如中國金燈而色似翠可愛又十餘日至上京所謂西樓也有毘屋市肆交易無錢而用布有綾錦諸工作宦者翰林伎術教坊角觝秀才僧尼道士皆中國人而并汾幽薊之人尤多自上京東去幾百里入平川始食西瓜云契丹破回紇時得種以牛糞覆柵種之結實如中國冬瓜而味甘又東至襄潭始見柳水草豐美有息鷄草尤美而木大馬食不過十本卽



飽自是入大山行二十餘日見有室屋碑石是爲陵所  
元欲入祭諸部大人惟執祭器者得入入而門闔明日  
始開曰拋盞禮畢問其禮秘不語距契丹東至海有鐵  
甸其地水鹹濁色如血澄之久始可飲又東爲女真善  
射嘗作鹿鳴呼鹿出射之食其生肉能釀麋爲酒醉則  
縛之睡醒而後解不則殺人北而又北爲牛蹄突厥人  
身牛足土多寒水曰葫蘆河夏秋水厚二尺春冬冰徹  
底嘗燒器銷冰乃得飲東北至韃劔子其人髦首善射  
遇人輒殺而生食之爲諸國所畏契丹五騎遇一韃劔  
子則皆散走又北爲狗國人身狗首長毛不衣語爲犬  
嗥其妻則人也能漢語生男爲狗女爲人自相婚嫁嘗  
有華人至其國妻隣之使逃歸與筋十餘隻每走十餘  
里遺一筋蓋狗夫追之見其家物必銜而歸復追則不  
及矣自鐵甸以下皆契丹人語嶠者謂契丹嘗選百里  
馬二十疋遣十人齎乾鈔北行窮其所見其人行一年  
經四十三城所見如此北佗夷者尤頑傲父母死以  
不哭爲勇載其尸深山置大木上後三歲在取骨焚之  
酌而咒曰夏時向陽食冬時向陰食使我射獵猪鹿多

得後爲契丹所併

于闐

晉天福三年遣張庠鄴高居晦冊于闐國王李聖天爲  
大寶王行二歲至其國至七年冬始還居晦爲記其尤  
異者道經吐蕃吐蕃婦人髻髮戴瑟瑟珠珠之美者一  
珠易一良馬又西至鳴沙山冬夏殷殷有聲如雷卽禹  
貢流沙也又西過仲雲界涉謙磧其地無水掘地得濕  
沙人置之罽可止渴又西度陷河伐磴置水中乃渡不  
則陷自此入于闐去京九千五百里矣于闐王李聖天  
衣冠如中國殿皆東向曰金冊殿有樓曰七鳳樓以蒲  
桃爲酒又有紫酒青酒味尤美其食粳沃以蜜粟沃以  
酪有園圃花木俗喜鬼神而好佛聖天居處以紫衣僧  
五十人列侍其年號同慶二十九年其國東南曰銀州  
南三千里曰玉州漢張騫所窮河源出于闐而山多玉  
者此也河源出此分爲三東曰白玉河西曰綠玉河又  
西曰烏玉河三河皆有玉而色各異每歲國王撈玉于  
河然後國人得撈玉臣鄴等還聖天又遣都督劉再月  
獻玉千斤及玉卽降魔杵等物



大漠之間多寒風其人  
不宮室轉徙隨時車馬  
為家人主因宜為治春  
冬違寒秋夏避暑隨水  
草就畋魚歲以為常四  
時各有行在所名曰捺  
鉢春捺鉢曰鴨子河其  
地四面皆沙碛多榆柳  
杏林國主以正月上旬  
至其地時天鵝未至則  
卓帳水上水既泮則偵  
鵝者于有鵝處舉旗採  
騎即馳報國主則冠巾  
時服于上風望之報至  
輒鳴鼓驚鵝鵝騰起則  
圍騎舉幟麾之五坊擊  
進海東青鸞拜授國主  
放鵝擊鵝墜近侍即舉  
錐刺之國主得頭鵝則  
以薦廟羣臣獻酒果致  
賀徧插鵝毛于首以為  
樂夏捺鉢無常所多在  
吐兒山山東北三百里  
有金蓮子河其地西山  
有清涼殿則避暑納涼  
地也秋捺鉢曰伏虎林  
舊有虎據傷居民畜牧  
景宗一日獵焉虎伏草  
際戰慄不敢仰視上舍  
之因號伏虎林其地多  
鹿每夜將半鹿出飲鹽  
水則令獵人吹角效鹿  
鳴以呼鹿既集則射之  
謂之珉鹿冬捺鉢曰廣  
平淀

遼史

學

土

其地坦夷多榆柳冬月  
稍煖國主牙帳多于此  
坐冬牙帳以檜為硬寨  
槍外小瓊帳一層每帳  
五人各執兵仗為禁圍  
中有省方殿壽寧殿皆  
木柱竹椽以瓊為蓋綵  
繪翰柱錦為壁衣加緋  
繡額又以黃布繡龍為  
地障牕榻皆瓊為之傳  
以黃油絹其宿衛則用  
契丹兵四千日輪番祇  
直每歲四時周而復始  
有政事則隨地聽之

地理

東京之仙鄉縣相傳其  
地有仙人曰仲理能煉  
神丹點黃金以救百姓  
故名仙鄉又有鶴野縣  
即渤海鷄山縣也昔丁  
令威家此去家千年忽  
化鶴來歸集華表柱以  
味畫表云有鳥有烏丁  
令威去家千年今來歸  
城郭雖是人民非何不  
學仙家纍纍 薊州之  
玉田縣本春秋無終子  
國相傳洛陽人雍伯性  
至孝父母沒墓無終山  
山高八十里上無水雍  
伯置飲人有就飲者與  
石一斗種生玉因名玉  
田又薊州有飛狐縣本  
名廣昌相傳有狐于紫  
荆嶺食松子五粒成飛  
狐事在隋仁壽元年

禮



上春日婦人進春書刻青繒爲幟像龍御之或爲蟾蜍  
書幟曰宜春人日則煎餅食于庭中謂之薰天重  
五日膳夫進艾糕以五綵絲爲索纏臂謂之合歡結又  
以綵絲宛轉爲人形簪之謂之長命縷重九日國主  
率羣臣部族射虎射單擇高地卓帳賜蕃漢臣僚飲菊  
花酒兔肝爲羈鹿舌爲醬又研茱萸酒灑門戶以禱禳  
冬至日國人屠白羊白馬白雁各取血和酒國主則  
望拜黑山黑山在境北俗言國人魂魄其神司之山甚  
嚴非祭不敢近

韓底

韓底者耶律億之叔父也億將卽位讓韓底韓底不敢  
當及億卽位輒誘刺葛等作亂億旣獲之問曰朕初讓  
叔父叔父辭今反欲立我弟何也韓底對曰始臣不知  
天子之貴及陛下卽位衛從甚盛覺與凡庶異故心動  
耳度陛下英武必不可取諸弟懦弱得則易圖也事若  
成豈容諸弟乎億顧諸弟曰汝輩乃從斯人之言迭次  
曰謀大事須用如此人事成亦必去之韓底不復對及  
臨刑億謂曰叔父罪當死不敢赦事有便國者幸悉言

遼史

四

七

之韓底曰迭刺部人衆勢強易爲亂宜分爲二以弱其  
勢

蕭韓家奴

韓家奴字休堅少讀書南山博涉經史而操詛端恪重  
熙中命爲詩友嘗從容問曰卿居外有異聞乎家奴對  
曰臣無他聞向典栗園惟知炒栗小者熟則大者必生  
大者熟則小者必焦使大小均熟始爲盡美蓋借粟以  
諷治也

蕭文妃

天祚溺于遊畋陳斥忠良金兵日逼文妃憂之爲作歌  
諷諫歌曰勿嗟塞上兮暗紅塵勿傷多難兮畏奇人不  
如塞好邪之路兮選取賢臣直須臥薪嘗膽兮激壯士  
之捐身可以朝清漠北兮夕枕燕雲又歌曰丞相來朝  
兮劍佩鳴千官側日兮寂無聲養成外患兮嗟何及禍  
盡忠良兮罰不明親戚並居兮藩屏位私門潛畜兮牙  
爪兵可憐往代兮秦天子猶向宮中兮望太平天祚見  
而銜之卒以詭

死妃小字瑟瑟



宜和中洛陽府畿忽有物如人或蹲踞如犬其色正黑不辨睂目夜則掠小兒食之後遂白晝入人家為患所至喧然不安謂之黑漢有力者夜執鎗棒自衛亦有託之以作過者如是二歲乃息未幾北征事起召金人之禍 乾道中潮州城西有孕婦過期產子百餘俱如指大而五體皆具蠕蠕能動淳熙中番禺南鄉婦產一子肘各有三臂及長與人鬪則六臂並運 黃熙寧中益陽縣雷震山裂出米可數十萬斛信米也但黑色如炭政和中建州境內竹生米獲之可數千萬石乾興初蘇秀二州湖田生聖米與州竹有實如大麥天聖元年復然是時民共取以作食占曰歲將大飢 黃熙寧中英州雷震一山梓樹盡枯為龍腦至龍腦價為之賤 紹興八年太康縣大雷雨下水龜數十里隨大小皆龜形其手足卦文淳熙五年江陵府郭外羣鼠千萬多至塞路其色黑白青黃各異為車馬踐死者無算慶元初鄱陽民

宋史

四三

土

家有一猫帶數十鼠行止食息相隨如子母亦相哺民殺猫而鼠舐其血 慶曆四年金谿縣得生金山重三百二十四兩建隆二年神山縣北有鐵隨水流出方二丈三尺重七千斤政和四年汝蔡之間連山大小石皆變為瑪瑙尚方取之為寶帶器玩甚富慶元二年吳縣金鵝鄉銅錢二萬忽自飛是年泰寧縣耕夫得鏡厚三寸徑尺有半寸照見水底與日爭光病熱者對之心骨生寒未幾雷震碎 熙寧元年諸路數震有一日十數震者有震踰半年不止者 慶元二年黃巖縣有山自從五十餘里聲如雷草木冢墓皆不動而故址則潰為淵潭云

神宗朝用王安石議欲盡廢明經諸科復古三物寶興之典蘇軾上言略曰得人在知人知人在責實使君相能知人能責實即胥吏卑隸未嘗無人如必設立科名以求人是率天下而偽也上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佞者廬墓上以廉取人則惡衣菲食做車羸馬者接踵至矣自文章言則策論為有用詩賦為無益自政事言詩



則忠清強介之士也通經學古無如孫復石介使復介  
尚在則迂濶誕謾之士也自唐至今以詩賦爲名臣者  
不可勝數亦何負于天下而必欲廢之帝讀軾疏曰吾  
固疑此得軾議釋然矣後安石力持前議卒罷詩賦帖  
經墨義

杜太后

太祖之自陳橋還也或報太后曰黠檢已作天子太后  
曰吾兒素有大志今果然太祖既卽位拜太后于宮中  
衆皆賀太后愀然不樂左右進曰子爲天子胡不樂太  
后曰吾聞爲君難天子置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則  
此位可安一或失馭將求爲匹夫不可得此吾所以憂  
也太祖再拜曰謹受命

范質

質事太祖位宰相先是宰相相見天子議大政必命坐面  
議從容賜茶而退唐及五代猶然及質等相憚帝英睿  
每事輒具劄子進呈且曰如此庶盡稟承之方免妄庸

宋史

四三

十

之失帝從之由是奏御寢多而坐論之禮始廢

石守信

乾德初太祖思革鎮臣握兵之弊一日晚朝畱守信等  
燕飲酒酣謂曰朕非卿等不及此然吾爲天子殊不若  
節度使之樂終夕未嘗安枕臥也守信等曰今天命已  
定誰復敢萌異志者帝曰人孰不欲富貴一旦有以黃  
袍加汝身雖欲不爲其可得乎守信等謝曰臣等愚不  
及此惟陛下哀矜之帝曰人生駒過隙耳不如多積金  
帛田宅以遺子孫置歌兒婦女以娛天年君臣間更何  
猜間也守信等頓首謝曰陛下念及此真生死而肉骨  
矣明日遂皆稱病乞解兵柄帝從之自是百年亂本立  
拔

王全斌

全斌之入蜀也適屬冬暮京城大雪太祖設氈帷于講  
武殿衣紫貂裘帽視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若此體尙  
覺寒念西征將士衝犯冰霜何以堪處卽解裘帽遣中  
黃門馳賜全斌仍諭諸將曰不能徧及也全斌拜賜感



趙普

既相太祖倚之如左右手上數微行過功臣家普每退朝不敢便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意帝不出久之聞叩門聲普亟出帝立風雪中普惶懼迎拜帝曰已約晉王矣俄而王至設重褥地坐堂中熾炭燒肉普妻行酒帝以嫂呼之因與計下太原普嘗奏薦某人為某官太祖不用明日復奏其人又不用又明日普又以其人奏太祖怒為裂其奏牘抵地普顏色不變跪而拾之以歸他日補綴舊牘復奏如初太祖乃悟卒用其人又有一人當遷官太祖素惡其人不與普堅請太祖怒曰朕故不為遷卿且奈何普曰刑賞天下之刑賞非陛下之刑賞陛下安得以喜怒專之太祖怒甚起普亦隨之太祖入宮普伺立宮門良久不去竟得請乃已普相久帝常幸其第一日吳越王錢俶遣使致書于普侑以海物十瓶尚置廡下會駕至倉卒未及屏帝顧問此何物普以實對上曰海物必佳命發之皆瓜子金也普惶恐頓首曰臣未發書實不知帝謂曰受之無妨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耳是時普為政頗專恣尋出節度河陽

宋史

四四

十一

普少習吏事寡學術及為相太祖屢諭以讀書晚年遂手不釋卷每歸私第閉戶啓篋取書讀之及次日臨政即處決如流家人啓篋窺之則論語二十篇也嘗謂太宗曰臣昔以半部論語佐太祖定天下今願以半部為陛下佐太平普先每以微時所不足者言于太祖太祖豁達謂普曰若塵埃中可識天子宰相則人皆物色之矣自是乃不復言普之事太宗也廷美盧多遜之獄普實成之已普疾篤遣其親吏甄潛詣上清太平宮致禱神為降語曰趙普宋忠臣然其被病亦自有冤累潛還白普力疾起出中庭拜受神語涕泗感咽是夕卒

曹彬

彬之下江南也城垂克忽稱疾不視事諸將入問疾彬名至榻前謂曰余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須諸君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疾自愈矣諸將敬諾共焚香為誓于是明日遂起及城陷居民安堵秋毫無所犯李煜詣軍門請罪彬以賓禮遇之但促其治裝歸朝而勅數騎待之宮門外毋敢輒入者彬初總師以行太祖謂曰侯克李煜當以卿為使相時副帥潘美傾以



傳賀彬曰不然也行也伏天威遵廟謨乃能成事吾何  
功況使相極品乎美曰何謂也彬曰太原未平耳及還  
獻俘上謂曰本授卿使相然劉繼元未下姑少待之時  
美在側竊視彬微笑上覺遽詰所以美以實對上亦大  
笑爲賜彬錢二十萬彬退曰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亦不  
過多得錢耳彬位兼將相絕不以自異遇士大夫于  
塗必引車避之卽下吏白事必冠而後見不斥其名知  
徐州日嘗有吏犯罪旣具案踰年而後杖之人莫知其  
故彬曰吾聞此人爾時新娶婦若杖之其舅姑必以婦  
爲不利而朝夕諄詬之使不能自存矣吾故緩其事也  
蓋體悉人情甚至而法率未嘗不行

寶儀

儀弟儼有俊才覽古對景嘗兄弟更相唱和冬至三百  
篇而儼尤精步星曆與盧多遜楊徽之同任諫官一日  
謂一人曰丁卯歲五星聚奎自此天下當太平二拾遺  
見之儼不與也又曰儼兄弟五人皆當登進士第然無  
及補者惟儼稍及之亦不能久已而皆驗蓋儼父禹鈞  
五子長儀次儼次侃次偁次偕果相繼登科馮道贈詩

宋史

四五

七

云靈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

王祐

苻彥卿鎮大名有諸其異志者太祖命祐代之併察彥  
卿動靜祐以百口明彥卿無他且曰五代之君多因猜  
殺無辜故享國不永願陛下以爲戒彥卿自是獲免故  
世謂祐有陰德祐子旦昶昶子質

笑知古

知古家池州嘗舉進士于南唐不第謀歸太祖乃漁釣  
采石江上每乘小舟載絲繩維南岸疾棹抵北岸以度  
江之廣狹開寶三年詣闕上書言江南可取狀請造浮  
橋濟師已南征議用其策或謂江濤險壯恐不能就乃  
于石碑口試造之移至采石三日橋成不差尺寸金陵  
遂平擢侍御史

陳搏

搏字圖南四五歲時戲澗水有青衣媪乳之自是聰悟  
日益後唐長興中舉進士不第遂隱武當山九室巖服  
氣辟穀歷二十餘年但日飲酒數杯移居華山雲臺觀  
每寢處至百餘日不起周世宗訪以黃白術不對太宗



九年來朝搏時居華山四十餘年矣度其年可百歲許  
上遣中使送至中書詔賜號希夷先生爾闕下數月放  
還山搏好讀易能逆知人意齋中有大瓢挂壁上道  
士賈休復心欲之搏已知意呼侍者取與之葦陰隱士  
李琪自言唐開元中郎官已數百歲人罕見者關西逸  
人呂洞濱有劔術百歲童顏頃刻能行數百里世以爲  
神仙皆數來搏齋中人咸異之謂搏非世間人也端拱  
初忽謂其弟子曰汝可于張超谷鑿石爲室吾將憩焉  
室成乃手書數百言爲表其略曰臣搏大數有終聖朝  
難戀已而今月二十二日化形蓮花峰下張超谷中矣  
表上如期而卒經七日支體猶溫有五色雲蔽塞洞口  
彌月不散

吉馮道子善滑稽尤精琵琶教坊供奉亦莫之及父嘗  
戒勿習因辱之一日家宴令吉奏琵琶爲壽賜以束帛  
吉置之肩抱琵琶按膝再拜如伶官狀了無慚色每朝  
士宴集卽不召亦自至酒酣彈琵琶琵琶罷卽賦詩詩  
成卽起舞時人愛其俊逸謂爲三絕

宋史

四六

士

薛居正人交其好與俗人遊追逐角觝蹴鞠縱酒  
居正子惟吉少好弄嘗與俗人遊追逐角觝蹴鞠縱酒  
無度太宗親臨居正喪妻拜于喪次上存撫再三已而  
問曰不肖子今安在頗改行否恐不克負荷先業奈何  
惟吉伏喪側竊聞上語頗懼不敢起自是謝絕非類盡  
革故態涉書史時論翕然稱之

李昉

昉素與盧多遜善而多遜屢譖昉于上或以告昉昉不  
信及入相太宗言及多遜事昉頗爲解帝曰多遜居桓  
每詆卿一錢不直卿乃爲解耶上自是益重昉昉居中  
書有求進用者雖知可用必正色拒之已而擢用或不  
足用則必與霽色溫言子弟問故昉曰峻絕之使恩歸  
于上善辭慰之遠怨之道也子宗諱七歲能文恥以父  
任得官獨出鄉舉第進士卒官翰林學士工隸書多著  
述方期大用不幸短命深可惜也

呂蒙正

上嘗于燈夕設宴蒙正侍上語之曰五代之季生靈凋  
喪令人悚懼不謂今日致此繁盛蒙正避席對曰乘輿



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若此臣嘗見都城外不數里村落往往蕭條不必盡然也上爲之變色蒙正侃然復位不少訕先是盧多遜爲相其子起家卽授水部員外郎後遂以爲例至是蒙正獨奏曰臣忝甲科及策釋褐止授九品京官况猶有高才老巖穴而未沾一命者乎此子甫離襁褓遠膺此寵命恐罹陰譴乞以臣釋褐時官補之自是宰相子止授官九品蒙正初入朝堂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耶蒙正陽不聞而過之同列不能平詰其姓名蒙正止之曰一知姓名便終身不能忘曷若不知之爲愈乎時皆服其量其初相時朝士有藏古鏡者言能照二百里欲獻之蒙正笑曰吾面不過標子大安用照二百里哉聞者歎服

### 張齊賢

齊賢少貧力學慕唐李大亮之爲人遂字師亮太祖幸西都齊賢以布衣獻策馬前上召見齊賢以手畫地條陳十策上善其四策齊賢堅執以爲皆善上怒命武士拽出之及還語太宗曰吾幸西都准得一張齊賢其人宰相才也吾不欲官之異時可使輔汝已太宗策進士

宋史

四七

十一

欲擢齊賢高第而有司偶失掄選置不錄上不悅爲一榜盡賜及策齊賢四踐兩府九居八座以三公就第福壽康寧世罕其比當其自司空致仕還也入辭便坐方拜而仆上遽止之許二子扶掖升殿命益坐茵爲三旣歸洛得裴度午橋莊有池榭松竹之勝日與親舊觴詠其間意甚閒曠當其貧時父死無以爲葬河南縣吏有爲辦其事者齊賢深德之事以兄禮雖至貴顯禮不替時論多之

### 賈黃中

黃中五歲時其父毗每旦必令正立展善卷比之謂之等身書課其誦讀黃中六歲舉童子科七歲能屬文觸類賦咏父恒食之蔬食曰俟業成乃得食向十五遂舉進士授校書郎累官叅知政事時父已沒太宗召見其母王氏命坐謂曰教子如是真孟母矣爲作詩以賜黃中性至孝時時念母出知襄州自言母老乞留京上因謂侍臣曰黃中終日憂懼必先其母老矣至道初黃語甚明辨而黃中終日憂懼必先其母老矣至道初黃中遭疾二年卒時年僅五十六而母尚無恙竟如上言



既葬其母入謝上謂曰勿以諸孫爲念朕當不忘于贖  
葬錢三十萬外別賜母白金三百兩是時張齊賢母孫  
氏年八十餘每入謁禁中上歎其福壽有令子手詔存  
問縉紳榮之

蘇易簡

太宗臨軒策士易簡對策三千餘言俄頃立奏上覽奇  
之擢冠甲科歷翰林學士帝嘗以輕納飛白大書玉堂  
之署四字令易簡胸于廳額時宰相李昉及畢士安李  
至等往觀上問遣中使賜宴甚盛昉等各賦詩紀其事  
他日直禁中以水試欬器上問因晚朝問曰卿所玩得  
非欬器耶易簡曰然江南徐逸製也固奏持盈之戒上  
嘉賞所著有文房四譜續翰林志文集二十卷俱藏秘  
閣易簡母薛氏上嘗召入禁中賜冠帔命坐問曰何  
以教子成此令器對曰幼束以禮讓長教以詩書上顧  
左右曰眞孟母他日因言賈黃中母復謂侍臣易簡母  
亦如是自古賢母不可多得易簡頓首謝

李至

太宗嘗幸秘閣出草書千文爲賜至王勅之石上曰于

宋史

四

士

文乃梁武得破碑鍾繇書命周興嗣次韻而成理無足  
取而資于教化莫孝經若也爲書孝經以賜

楊業

業事太宗爲代州刺史代北苦寒人多服瘡業但挾  
纊露坐傍不設火侍者殆僵仆而業怡然自若也嘗言  
吾爲將用兵猶用鷹犬逐雉兔朝廷以其老于邊事命  
鎮代州契丹兵入每望其旌旗輒引去一時號爲楊無  
敵朔州之役心知必不利言于潘美而爲督將王侁  
所逼遂敗績身隕時麾下尚百餘人業謂曰汝等各  
有父母妻子與我俱死無益也可亟走還報天子衆皆感  
泣不肯去無一在還者事聞上爲震悼子延昭亦以善  
戰者在邊二十年契丹憚之呼爲楊六郎

姚坦

坦性強固爲益王府翊善王嘗于邸中爲假山費數百  
萬旣成召賓僚置酒共觀之坦獨俛首王強使視坦曰  
但見血山耳安得假山王驚問故坦曰州縣督進小民  
流血被體以成此非血山而何是時上亦嘗假山聞之  
罷役



端性疑重外去手稜而中甚明了嘗使高麗渡海暴風折椅舟入怖甚端讀書恬然如處齋閣又嘗事許王元僖坐禪贊無狀遣官就鞫于府端方決事使至曰有詔推君端肅然顧左右取帽來使曰何遽至此端曰天子制問即罪人矣遂下堂隨問剖荅太宗知端欲相之或謂端糊塗帝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他日曲宴上作釣魚詩云欲餌金鈞深未達磻溪須問釣魚人意屬端也未幾相端曰太宗大漸內侍王繼恩忌太子英明乃潛結中宮謀立楚王元佐止崩李皇后命繼恩召端端知有變即鎖繼恩于閣內使人守之而入后謂曰宮車晏駕立嗣以長順也將何如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為今日豈得復有異議即奉太子踐祚是為真宗時垂簾引見臣下端平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呼萬歲尋貶繼恩均州安置端軀肥偉階峻不便升陟上特敕梓人為納陛焉上每見端必肅然拱揖而不名

潘慎修

宋史

四九

十一

慎修善奕太宗嘗召與對奕因作奕說以獻大略謂棋之道在乎恬默而取舍為急仁則能全義則能守禮則能變智則能兼信則能克知斯五者斯可與言棋因舉十要以明其義上覽之稱善

陳兢

江州義門陳兢十三世同居長幼七百口不畜僕妾惻睦無間言每食必羣坐廣堂未成人者別為一席有犬百餘亦置槽共食犬不至羣犬皆不食開寶初兢家羣從千口嘗苦食乏詔本州每歲貸粟二千石給之後兢死其從弟旭每歲止受貸粟之半云省齋而食可及秋成會歲餘穀貴或勸令全受而糶之可邀善價旭曰朝廷軫旭家乏食故貸之公粟安得見利忘義為罔上之事乎太宗嘉其廉遣中使贖御書以賜宋世自兢家外猶有會稽裘承詢十九世同居信州李琳十五世同居十世至四五世者不下十餘族江州許旌亦以族蕃食不給詔歲貸粟千斛又有南康人洪文撫六世義居築書舍招來遊學之士至道中遣內侍齎御書百軸以賜文撫遺弟文舉入謝太宗飛白書義居人三字



神放

放字名逸七歲能文不應進士舉父蚤沒獨侍母隱終南豹林谷之東明峰聚徒講學得辟穀術別爲堂千壑頂盡日望雲危坐性嗜酒種秫自釀每曰空山清寂聊以養和因號雲溪醉侯爲歌詩自稱退士上聞詔召之其母恚曰吾常勸汝勿聚徒果爲人知不得安處我將棄汝深入窮山矣放因稱疾不出其母盡取筆硯焚之與放轉居窮僻入跡罕至太宗高之爲給錢養母不奪其志已母沒復應召爲大官晚節頗飾輿服杜鎬誦北山移文以誚之

畢士安

士安本雲中人少事繼母祝氏祝謂曰學不求良師友不如不學乃攜士安如宋又如鄭從揚璞韓丕劉錫等游遂爲鄭人真宗時與寇準並相爲人有韞藉好讀書雖耆年日晡猶手自讐校至親繕寫尤精詞翰有文集三十卷生平寡交惟王祐呂端見引重王旦寇準楊億相友善王禹偁陳彭年則其門人也禹偁童時士安識

宋史

卒

士

之逆旅卽畱教以學遂登科第進用在士安前士安知制誥其命乃禹偁辭云

李沆

真宗時沆在中書一夕遣使持手詔欲冊劉氏爲貴妃沆對使者引燭焚詔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爲不可其議遂寢時駙馬都尉石保吉求爲使相上復問沆沆曰賞罰須有所自保吉因緣戚里無攻戰之勞恐騰物議他日再三問執議如初事遂止

王旦

旦字子明父祐有陰德嘗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後世必有爲三公者此所以志也旦生幼沈默祐器之曰是見當至公相及長第進士知平江縣歷舊有物恠居者多不安旦將至之前夕守吏聞羣鬼啗呼曰相君來矣當避去遂絕帝擬相王欽若以問旦旦曰欽若遭逢陛下恩禮已渥且乞留之樞密兩府亦均臣見祖宗朝未嘗有南人當國者雖古稱立賢無方然須賢士乃可臣爲宰相不敢沮抑人然此亦公論也已旦沒欽若始大用謂人曰爲王子明運我十年作宰相

寇準平日



于帝前數短旦旦獨專稱準帝一日謂旦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旦曰理固宜然臣在相位久缺失多準于陛下前無隱益見其忠此臣所以重準也中書有事送密院違詔格準輒上聞旦被責堂吏皆見罰不踰月密院準大慚旦以疾求避位帝見其容瘁憫然許之尋又命以肩輿入使其子及省吏扶掖以見帝問曰卿疾甚萬一有不諱天下事付之誰乎旦曰知臣莫若君惟明王自擇再三問不荅時張詠馬亮皆尙書帝歷問二人亦不對帝因曰試言卿意旦乃舉笏曰以臣之愚莫如寇準帝曰準性剛褊更思其次旦曰他人非臣所知也臣病固不能久侍遂辭出卒相準天書之說起自王欽若帝思久之心憚旦謂欽若曰王旦得無不可欽若曰臣當以聖意諭之因乘間爲旦言且罷勉從帝尙猶豫會幸祕閣驟問杜鎬曰古所謂河洛圖書何事也鎬老儒不測上意漫應曰此聖人以神道設教耳帝自是意決遂召旦飲極歡及罷賜以尊酒曰此酒極佳歸與妻子共之旦攜歸發視皆美珠也自是天書封禪

宋史

五

士

事遂不復異議一生相業惟此少玷云

向敏中

天禧初敏中進右僕射上顧學士李宗諤曰朕自卽位來未嘗除僕射今命敏中殊命也其家今日賀客必多卿試往觀之勿言朕意宗諤往則門閉寂然因徑入徐賀曰今日聞降麻士大夫莫不懼忤相慶敏中但唯唯又曰自上卽位未嘗除端揆非勲德隆重王眷恃殊不能有此敏中復唯唯又歷陳前世爲僕射者之勲德禮命敏中亦唯唯卒無一言旣退陰使人問庖中今日設宴否亦絕無明日宗諤具白上上曰向敏中大耐官職

王欽若

欽若性機警多險智擢進士甲科歷三司判時度支母嘗古嘗言天下連負自五代迄今埋督未已民困不支僕擬啓捐之欽若聞一夕命吏密校成數翼日卽上之眞宗大驚曰先帝未知耶對曰先帝固知之殆留與陛下收入心耳卽日放逋負一千餘萬釋繫囚三千餘人帝自是嚮用欽若欽若狀貌短小項有瘰時人曰爲瘰相少時過園田夜起視天中赤文成紫微字後使蜀



至褒城道遇異人告以他日當位宰相視其刺則見  
裴度也及貴遂好神仙之說嘗用道家科儀建壇塲禮  
神朱書紫微字陳壇上自校道書增六百餘卷又表修  
裴度祠于圃田

晏殊

殊有人倫鑒當世知名士如范仲淹孔道輔皆出其門  
及爲相仲淹富弼韓琦皆進用臺閣重臣皆極一時之  
選而富弼楊察又皆其婿也晚歲尤篤學不倦有文集  
二百四十卷又刪次梁陳以後名臣述作爲集選一百  
卷及卒帝篆其碑首曰舊學之碑

林逋

逋家錢塘自少不喜章句學初放遊江淮間久之歸結  
廬西湖之孤山二十年足不及城市其詩澄淡峭特然  
就藁輒焚或請傳之逋曰吾且不欲以詩名一時況後  
世乎然好事者往往竊記之所傳尚三百餘首預爲墓  
于廬側臨沒賦詩有茂陵他日求遺稿猶喜曾無封禪  
書之句賜諡和靖先生

宋庠宋祁

宋史

五

土

庠與弟祁同舉進士禮部奏祁第一庠第三章獻太后  
不欲弟先兄乃擢庠第一而寘祁第十時人呼二宋而  
以大小別之祁修唐書十餘年自守亳州出入內外嘗  
以藁自隨爲列傳百五十卷他著撰亦甚富性清約莊  
重不及庠以是不得公輔庠仕終平章封莒國公

狄青

青起卒伍從征元昊常爲先鋒大小二十五戰每臨敵  
必被髮帶銅面具所至披靡莫有當其鋒者尹洙嘗與  
談兵卽薦之韓琦范仲淹二人一見奇之仲淹授以左  
氏春秋謂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也青遂折節讀書悉  
通古名將兵法自是名益顯青名動華夷而能以畏  
慎自保儼智高旣敗賊屍有衣金龍衣者衆謂智高已  
死便欲上聞青曰安知非詐吾寧失智高豈敢誣朝廷  
其面故有涅旣貴顯涅猶存上赦青傳藥去涅字青指  
其面曰陛下以功擢臣不問門第臣所以有今日由此  
涅耳願留以勸軍士不敢奉詔神宗考次近世將帥至  
青慨然思之命取青畫像入禁中御製祭文而遣中使  
祠其家



李垂

垂字舜工，累官修起居注。丁謂執政，垂未嘗一詣謁。或問故，荅曰：「謂恃權怙勢，異時必遊朱崖，吾不能入其黨。」謂聞惡而出之。明道中，還朝，李康伯謂曰：「宰相重君文學，擬擢知制誥，而未相識，盍一往見之。」垂曰：「吾若昔謁丁崖州，則乾興初已官翰林學士矣。今既老，乃復看人，猶曉以冀推轂乎？」執政聞，仍出之。

韓琦

仁宗晚年，連失三王，尋病不能御殿，中外惴恐。包拯、范鎮等言極激切，積五六歲未能行。琦乃乘間進曰：「自昔禍亂之起，皆由於策不早定。陛下春秋高，何不擇宗室之賢者為廟社計乎？」他日又懷漢書孔光傳以進，曰：「成帝無嗣，立弟之子，彼中才至猶能若是，陛下誠以太祖之心為心，計立決耳，自是策始決。」已英宗立，容有從容語及定策事者，琦必正色曰：「此上聖德神斷，皇太后協贊之，臣子何與焉？」神宗朝，王安石創新法，議開邊，琦時撫大名，上疏略曰：「始為陛下畫此謀者，必曰治國必先富強，然後可以鞭笞四裔，故散青苗，行免役，迨新制日

宋史

五

士

下官吏日以刻急從事而農怨于畝，商歎于道路，長吏不得安其職，陛下不盡知也。夫欲攘斥四裔而先使邦本動搖，則為陛下始謀者大悞也。他日帝懷其疏示宰相曰：「琦真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謂可以利民，不意為民害，乃爾當是時，新法幾罷，琦以學士臨邊也。年甫三十，天下已稱為韓公。與范仲淹同在兵間，久朝廷倚以為重，時則稱韓范，其相業與富弼齊名，並稱賢相。則又稱富韓，其在相，相入愛之如父母，在魏，魏人生祠之。遼使每過魏，核牒必書名，曰：「以韓公在此，故他日子忠彥使遼。」遼王問知其貌類父，即命工圖其像，其見重外，夸如此。堯之前一夕，有大星隕治所，歷馬皆驚。帝聞哭之，勸親篆其碑，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勳，先是琦舉進士，名第二，方唱名，太史奏日下五色雲見，及是知為琦瑞也。」

富弼

弼入中書，與文彥博竝命，宣制日，士大夫相慶于朝。帝微規知之，語學士歐陽修曰：「古者命相，或得諸夢卜，若今日人情如此，其賢于夢卜遠矣。修為頓首，弼嘗言君



子與小人並處勢必不兩勝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構翼千岐萬轍必勝而後已迨其得志遂肆毒善長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故其終身皆出于此晚年爲安石所擠雖不得盡用而帝卒眷禮不衰

文彥博

仁宗方受朝忽疾暴扶入禁中彥博呼內侍史志聰問狀對曰禁密不敢漏言彥博叱曰爾曹出入禁闈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意欲何爲自今疾勢損增必以告不爾軍法從事因與同列富弼等請直宿殿廡志聰曰無故事彥博叱曰此豈論故事時等請立儲嗣上業許之而不果已彥博既出英宗立詔入覲謂曰朕之立卿之力也彥博悚然對曰陛下入繼大統本先帝意與皇太后協贊臣何力之有且臣是時方在外韓琦等承制受顧命臣無與焉元祐初彥博既請老致仕以司馬光薦復召入中書命六日一朝一月兩赴經筵優宿德也然彥博無歲不求退當其歸洛也邵雍程顥兄弟皆以道自重彥博交之如布素然與富弼司馬光等十三人

宋史

五十四

士

用自香山九老故事時置酒賦詩序齒不序官仍爲堂繪像其中謂之洛陽耆英會好事者莫不羨慕

包拯

拯性峭直不以詞色假人平居無私書雖故人親黨皆絕跡嘗遺戒子孫曰吾後人仕宦有犯職者不得放歸本家死不得入大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也天下童稚婦女亦知其名咸呼爲包待制當立朝時貴戚斂手人以其笑比黃河清云

唐介

神宗以曾公亮薦欲用王安石介時參知政事言安石難大任帝曰文學不可在耶吏事不可在耶經術不可在耶介曰安石博學而泥古議論多迂濶若使爲政必多變更因退謂公亮曰安石果用天下必因擾諸公當自知之中書嘗進除目帝數日不決曰當問王安石介進曰陛下以安石可大用卽用之豈可使中書政事決于翰林學士必如此亦安用執政爲陛下必以臣不才願先罷免自是數與安石爭

胡瑗



媛以經術教授吳中者四十餘年立經義治事二齋其在湖州尤著科條纖悉必以身先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從遊常數百人慶曆中興太學下湖州取其法著爲令禮部所得士媛弟子十常居四五凡出媛門者衣服容止往往相類行道遇之皆識其爲弟子云

閻文應

仁宗旣廢郭后楊尙二美人益專寵上體爲羸至累日不進食中外憂懼楊太后雖亟以爲言然未能去也時內侍文應用事性强決早暮言之一日仁宗厭其煩佯應曰諾文應乃立以輦車載二美人出二美人泣涕辭不肯行文應罵曰宮婢尙何言竟驅之登車去翌日勅尙氏爲女道士楊氏安置別宅然郭后之廢且死文應實爲之

蔡襄

元昊納款始自稱兀卒旣譯爲吾祖襄言吾祖猶云我翁使朝廷賜之詔而亦稱我翁是何等語朝議是之其知泉州也距州二十里有萬安渡絕海而濟人苦其險襄立石爲梁其長三百六十丈至今賴之又植松七百

宋史

五五

士

里以庇行道閩人爲勒碑紀德襄尤工書書爲當時第一仁宗製元身隴西王碑文特命書之及命書温成后父碑則曰此待詔職耳不奉詔上重之嘗親書君謨二字以賜蔡京與同郡而晚出欲附名閣自謂爲族弟政和初襄孫佃廷試唱名第一京以族孫引嫌奏降第三佃終身憾之

王素

素知諫院遇事感發多所匡規王德用嘗進二女子素論之帝曰朕真宗皇帝子卿王旦子原有世誼非他人比也德用實進女然已事朕左右奈何素曰臣之憂正恐在左右爾帝動容爲立遣二女出

陳襄

襄倡道海濱與陳烈周希孟鄭穆爲友時號四先生嘗攝浦城令民有失物者賊曹捕偷兒數輩至相撐拄襄曰某廟鐘能辨盜犯者捫之輒有聲否則寂乃遣吏先引盜行自率同列詣鐘所祭禱而陰塗以墨蔽以帷命羣盜往捫少焉呼出獨一人手不污扞之乃盜也蓋畏鐘不聲故不敢捫云



修天資剛勁見義勇為雖機穽在前觸之不顧故雖放  
逐再三而志意自若在滁自號醉翁晚號六一居士陶  
然自適人莫窺其際也好奕引後進曾鞏王安石蘇洵  
洵子軾轍初皆未知名修游其聲譽率為聞人著集古  
錄凡周漢以來金石遺文殘編斷簡一切掇拾研考異  
同立說于左的可表証奉詔修唐書自撰五代史多  
取春秋遺旨法嚴而詞約蘇軾敘其文曰論大道似韓  
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識者以為  
知言

曾鞏

鞏字子固為文本原六經斟酌于司馬遷韓愈上下馳  
騁愈出而愈工少與王安石遊安石名未震鞏導之歐  
陽修及得志遂與異神宗嘗問安石何如人對曰文學  
行義不減楊雄以吝故不及帝曰安石輕富貴何吝也  
鞏曰臣所謂吝謂吝于改過耳帝然之

呂誨

誨疾表求致仕略云臣本無宿疾偶因醫者用術乖方

宋史

吳

士

妄投湯劑差之指下禍延四肢一身之微固無足惜而  
負九族之托心實痛之蓋以身疾喻國事也誨三居言  
責論列必關大計直聲震天下及病困猶旦夕憤嘆以  
天下事為憂司馬光往省之至則目已瞑聞光哭歷然  
起張目強視曰天下事尙可為君實勉之光曰更有以  
見屬乎曰無有遂卒

錢顛

顛為殿中侍御史以論事忤旨即拂衣上馬去家貧母  
老至乞貸親舊以給朝晡怡然無譎官之色蘇軾贈以  
詩有烏府先生鐵作肝之句世遂目為鐵肝御史

唐垆

熙寧初唐垆上書言秦二世制于趙高乃夫之弱非失  
之強神宗最悅其語又云青苗法不行宜斬大臣異議  
如韓琦者數輩安石尤喜之已忽與安石貳一日扣陛  
請對直至御坐前展疏摺笏目安石曰王安石近御座  
聽劄子安石遲遲垆曰陛下前猶如此在外可知安  
石悚然進垆大聲宣讀凡六十條大畧謂安石專擅威  
福會布等表裏作姦文彥博馬京知而不敢言王珪曲



事安石無異妾婦元絳薛向爲安石臆指氣使無異家  
奴張琥李定爲安石爪牙張商英乃安石鷹犬至詆安  
石爲李林甫盧杞上屢止之荆慷慨自若讀已下殿再  
拜而退侍臣衛士相顧失色尋貶湖州別駕

呂公著

新法行公著極言之謂自古有爲之君未有失人心而  
能圖治亦未有脅之以威勝之以辯而能得人心者也  
昔日之所謂賢者今皆以此舉爲非而主議者一切詆  
爲流俗浮論豈昔皆賢而今皆不肖與安石怒其深切  
已復謂呂惠卿姦邪不可用遂出知穎州後累官至宰  
相宋興以來宰相以三公平章重事者四人而公著與  
父夷簡居其二

蘇軾

軾之謫黃州也與田父野老相從溪山間築室東坡自  
號東坡居士及知杭州則訪李泌去井與白居易西湖  
貴跡爲浚茅山鹽橋二河制牘以蓄洩湖水而因以餘  
力復六井之舊又取葑田積湖中南北徑三十里築爲  
長堤以通行者又募人種菱湖中使詩不復生而堤上

則植芙蓉楊柳其上望之如畫圖然人遂目爲蘇公堤  
其去也民皆画像飲食必祝其有德于杭也已貶惠州  
居三年泊然無介帶已又貶儋耳地非人所居藥餌皆  
無有而獨與幼子過著書爲樂時從父老遊若將終身  
焉建中初卒常州軾自爲童子時士有傳石介慶曆  
聖德詩至蜀中者軾歷舉詩中韓富杜范諸賢以問其  
師師恠而詰之軾曰我正欲識此諸人耳蓋是時已有  
頡頏賢豪之志弱冠父子兄弟同至京師一日而聲名  
赫然擢上第仁宗初讀軾轍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爲  
子孫得兩宰相

蘇轍

轍累官門下侍郎自紹聖後以言忤旨蔡京復用事于  
是貶謫遷徙無虛日晚築室于許自號謫濱遺老自作  
傳萬餘言不復與人相見終日默坐如是者幾十年及  
卒追復端明學士其文汪洋淡泊不願人知之而秀傑  
之氣終不可掩其高處幾與兄軾相逼所著詩傳春秋  
傳古史老子解樂城文集並行于世嘗使契丹契丹館  
客王師儒能誦洵軾之文及轍荻茶賦恨不得見其全



庭堅在紹興初以證鐵龍爪治河為兒戲章惇惡之貶涪州善行草書楷法亦自成一與張表彘補之秦觀俱遊蘇軾門時稱四學士而庭堅尤工詩蜀中江西君子以庭堅配軾故稱蘇黃初遊山谷寺石牛洞樂其林泉之勝因自號山谷道人

文同

同字與可漢文翁後自號笑笑先生工詩文篆隸行草飛白其襟韻瀟灑點埃不到如秋月晴雲善畫竹初不自貴惜四方持縑素請足相躡于庭同厭之投縑于地罵曰吾將以為鞭元豐初赴官陳州行至宛丘驛忽雨不行沐浴整衣冠坐而卒有崔公度者先與同同為館職及是見同南京殊無言及將別但云明日復來與汝話公度意為画也明日往同曰與公話則左右顧若恐聽者徐曰吾聞人不妄語者舌可過鼻即吐其舌三疊之如餅狀引之至眉間公度大驚及京中傳同死乃悟所見非生同也

宋史

五八

士

石延年

延年字曼卿跌宕任氣喜劇飲嘗與劉潛造王氏酒樓對飲終日不交一言王恠之以為非常人因益奉美酒二人飲至夕無酒色相揖去明日都下競傳王氏酒樓有二仙來飲已知乃劉石也

劉安世

安世初除諫官未拜命入自母曰朝廷不以安世不肖使任言路倘居其官須明目張膽脫有觸忤禍讎立至若以老母辭當可免母曰不然吾聞諫官為天子諍臣汝父平生恨弗得為之汝今幸居此正當捐軀報國即使得罪流竄無問遠近吾當從汝所之于是始受命立朝正色時時面折廷諫旁觀者至憚縮流汗而安世自若時目為殿上虎

鄧綰

綰初通判寧州知王安石得君因條上時政言陛下得伊呂之佐方行新法民莫不歌舞聖澤以臣寧州觀之知一路皆然以一路觀之知天下皆然願勿移于浮議蓋媚安石也未幾驛召入對帝問會識安石惠卿不綰



對不識帝曰安石今之古人惠卿賢人也縮退見安石欣然如素交或問縮君今當作何官不失爲要職得無爲諫官乎曰正自當爾明日果除集賢校理時鄉人在都者皆笑且罵縮曰笑罵從汝笑罵好官須我爲之尋同知諫院

周敦頤

敦頤胸懷灑落如霽月光風廉于取名而銳于求志尤善開發人先在桂陽郡守李初平賢之謂曰吾欲讀書何如敦頤曰公老無及矣請爲公言之二年果有得侯師聖學于程頤未悟訪敦頤頤曰吾老矣說不可不詳留對榻談二日夜及還頤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來耶先知南康家廬山之蓮花峰下前有溪合于湓江因取營道所居廉溪名之學者遂稱廉溪先生著有太極圖說

程顥

顥充養有道和粹之氣益于面背門人交友從之數十年未嘗見其忿厲之色自從周敦頤論學遂厭科舉慨然有求道之志初泛濫諸家出入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得之嘗言異端害道昔乘其迷暗今乘其高

宋史

五

士

明雖有高才明智而膠于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卒之日士大夫識與不識皆爲悼惜文彥博采衆論題其墓曰明道先生熙寧中顥爲監察御史襄行每進對必勸帝防未萌之欲勿輕天下士帝俯躬答曰當爲卿戒之帝素重其名每召見且退必曰頻求對欲常見卿一日從容諮訪報正午始趨出中使曰御史不知上未食耶王安石變法言者甚力顥嘗被旨赴中堂議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顥徐謂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安石爲之愧屈

程頤

頤字正叔于書無所不讀其學之要歸惟誠爲本嘗言今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以藝五穀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爲器物吾得而用之介冑之士披堅執銳以守疆土吾得而安之苟無功澤及人而浪度歲月晏然天地間一蠹耳惟綴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于是著易傳春秋傳願淵源所漸皆爲名士學者稱伊川先生

張載

載字子厚少喜談兵欲結客取洮西之地年二十一以



書謁范仲淹仲淹一見知爲遠器因勸讀中庸載讀其書以爲未足又訪諸釋老累年無得乃反而求之六經嘗坐虎皮講易聽者甚衆一夕二程至與論易次日語人曰比見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卽撤坐輟講因與二程語道學之要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于是棄異學屏居南山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須臾未嘗忘也其論定井田學校諸法皆可措諸實事關中士子稱橫渠先生著西銘正蒙行世

邵雍

雍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名始爲學卽堅苦刻勵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榻者數年已而歎曰昔人尙友千古而吾獨未及四方于是踰河汾涉淮漢周流齊魯宋鄭之墟久之翻然來歸曰道在是矣遂不復出其學探頤索隱妙悟神契自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以及古今世變飛走草木之情性無不深造曲暢浩博汪洋然多其所自得者雍清而不激和而不流所居蓬蒿環堵不芘風雨而怡然有所甚樂人莫能窺名其居曰

宋史

卒

士

安樂窩自號安樂先生旦則焚香默坐晡時酌酒三四甌微醺卽止不及醉輒至輒哦詩自咏春秋間出遊城中風雨卽不出出則乘一小車一人挽之惟意所適士大夫家識其車音爭相迎候童孺厮僕皆驩相謂曰吾家先生來也不復稱其姓字或留信宿去之好事者爲別作屋如雍所居以俟其至名曰行窩先是北海李之才聞雍好學嘗造其廬謂曰子亦聞物理性命之學乎雍對曰幸受教因從受河圖洛書必義八卦及六十四卦圖象雍旣獨得其宗遇事輒能前知著有皇極經世觀物內外篇漁樵問對詩曰伊川擊壤集學者稱堯夫先生

胡安國

安國學術以聖人爲標的而有意于經世見中原淪沒嘗若痛切于身自登朝迄謝事垂四十年而實歷不及六載嘗言世間惟講學論政不可不切切詢究至于行已大致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饑飽寒溫必自斟酌不可決諸人亦非人所能決也浮世利名如螻蟻過前此何足道謝良佐嘗語人曰胡康侯如大冬嚴雪百草



萎死而松柏挺然獨秀云寅本安國弟之子安國子  
之少桀黠難制父閉之空閣閣上有雜木寅盡刻為人  
形安國曰當有以移其心乃別置書數千卷其上年餘  
寅悉成誦不遺一卷尋中進士甲科

范純仁

純仁生時其母寡兒墮月中承以衣裙甫八歲卽能講  
解所授書少與胡瑗孫復石介諸名士遊嗜學不倦夜  
分不寢置燈帳中至帳頂如墨色既第進士以不欲遠  
離父母不就官父仲淹沒始以著作佐郎知襄城襄民  
不蠶織勸使植桑有罪者視所植多寡除其罰後漸廣  
茂人呼為著作林元祐中司馬光秉政將盡改熙寧  
之法純仁謂光曰去其泰甚可也差役一事尤當熟講  
而緩行不然滋為民病願公虛心以延衆論不必謀自  
己出謀自己出則姦諛得乘間迎合矣役議或難回且  
先行之一路以觀其究竟光不從持之益堅純仁曰是  
使人不得言耳若欲媚公何如少年媚安石以速富貴  
識純仁素善尤及臨事規切又如此純仁性夸易絕  
不以聲色加人自布衣至宰相廉儉一節先提舉留司

宋史

六

士

與司馬光等相約為真率會脫粟一飯酒數行洛中以  
為勝事前後所得奉八悉用廣義莊嘗言我平生學問  
得之忠恕二字一生受用不盡蓋立朝家居未嘗須臾  
離此云

謝良佐

良佐師事程頤與游酢呂大臨楊時並稱程門四先生  
學甚博每稱引前史不差一字事未徹則額有泚與程  
頤別一年所復來見頤問所進曰比來但去得一矜字  
耳頤喜謂朱光庭曰是子殆切問而近思者

尹焞

焞少師程頤嘗應舉見發策有誅元祐諸臣議焞歎曰  
噫尚可以于祿乎哉遂不對而出以告頤曰焞不復應  
進士舉矣頤曰子有母在焞歸告其母母曰吾知汝以  
善養不知以祿養頤聞之曰賢哉母焞自是終身不就  
舉聚徒洛中後薦召至京不肯留賜號和靖處士靖  
康次年金人陷洛焞聞門被害焞死復甦門人昇置山  
谷中得免已劉豫開禮聘之焞不從遂奔蜀至涪涪頤  
讀易地也為關二長齋以居邦人不能識其面後以薦



被召至則遺書秦檜論黜和議檜惡之遂乞歸蓋願嘗言吾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

楊時

時字中立第熙寧進士是時河南二程方講孔孟絕學河洛士翕然宗之時聞調官不起卽以師禮事顯于穎昌相得懽甚其歸也顯目送之曰吾道南矣顯卒又事顯于洛一日見顯顯偶瞑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及顯覺則門外雪深已三尺許張載著西銘時疑其兼愛與顯往復論難得理一分殊之說豁然有悟自是歸而杜門者十年四方士不遠千里從之遊號曰龜山先生仕徽宗朝居諫省凡九十日其闢王氏學排靖康和議則論列之大者嘗有使至高麗國王問龜山先生安在其名動華夸如此

李侗

侗受學于豫章先生羅從彥從彥好靜坐侗退入室中亦靜坐從彥令于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侗久之融釋洞徹謝絕世故四十餘年飲食或不充而怡然有以自適與鄉人處笑談終日洒油如也嘗言學問之道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時朱松與侗爲同門友遺其子熹受學鄧迪嘗謂松曰愿中如水壺秋月瑩徹無瑕非吾曹所及

李公麟

公麟字伯時第進士嗜古多識奇字夏商來尊彝鐘鼎皆能考證世次辨其款識聞一妙品不惜千金必求得之紹聖末朝廷得一玉璽下禮官諸儒議言人入殊公麟曰秦璽用藍田玉今王色正青且其質堅甚非昆吾刀蟾肪不可治珮法中絕真秦李斯所爲無疑也讓由是定元符中歸老龍眠山雅善画自作山莊圖爲世寶識者以爲顧凱之張僧繇之亞黃庭堅謂其風流不減古人而因画爲累但以藝傳云

米芾

芾字元章爲文奇險尤妙于翰墨得王獻之筆意画山水人物自名一家精臨稜至亂真不可辨惟嗜古每遇古圖書器物極力求取必得乃已冠服效唐人風神瀟灑好潔成癖無爲州治有巨石狀奇醜芾見而大喜曰此足當吾拜具衣冠拜之呼爲兄其舉動論惟多類此

宋史

三

士



子友仁亦善書畫世號小米作楚山清曉圖帶上于朝

陳禾

徵宗初童貫用事與黃經臣盧航表裏作姦時陳禾為右正言抗章劾貫等怙寵弄權大壞國事此曹今日受富貴之利陛下他日受危亡之禍乞遠竄論奏未終上拂衣起不輒引上衣請畢其說衣襟落上曰正言碎朕衣矣禾曰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言之愈切上乃變色曰卿能如此朕復何憂時內侍請上易衣上卻之曰留以旌直臣

崔鵬

靖國中以日食求言鵬上書發章惇之姦言極切直其略曰臣至自草萊不知朝廷之士特在故逐臣司馬光者左右以為姦而天下皆曰忠今宰相章惇者左右以為忠而天下皆曰姦不知此何說也夫乘時抵巇以盜富貴探微揣端以固權寵是姦也包苴黨門私謁踵路陰交不逞密結禁庭是姦也以奇技淫巧蕩上心以倡優女色敗君德獨操刑賞自報恩怨是姦也蔽遮主聽排斥正人微言則坐以刺譏直諫則陷以指斥是姦也

宋史

卷

十一

凡此數者光有之乎惇有之乎語曰謂狐為狸非特不知狐亦不知狸以佞為忠必以忠為佞如此而國不亂未之有也夫惇之狙詐狡險天下呼為惇賊京師語曰大惇小惇殃及子孫謂惇與御史中丞安惇也疏上天下傳誦之欽宗即位鵬又上疏力詆蔡京其略曰數十年來王公卿相皆自蔡京出要使一門生死則一門生用一故吏逐則一故吏來無一人立異無一人害已為此姦言乎京以學校法馭士人如軍法之馭卒伍一有異論累及學官若蘇軾黃庭堅之文范鎮沈适之雜說悉以嚴令禁其收藏苛錮多士亦已密矣而猶以為大學之盛乎蓋自惇京倡為紹述以來紹述之道德而天下于一于諂佞紹述同風俗而天下同于欺罔紹述理財而公私竭矣紹述造士而人才凋矣紹述開邊而塞塵犯關矣京之破壞天下于茲已極尚忍使其餘黨再破壞耶京姦邪大類王莽而朋黨過之願斬京以謝天下鵬平生為文甚多然篋無留藁尤長于詩清峭雄深

有法度



政和中晏州夸曾卜漏謀反據鞬圍其山崛起數百仞  
林菁深密壘石為城外樹木柵當道穿阡阡小巨柵布  
渠谷夾以守障官軍不能進時趙適為招討使環按其  
旁有崖壁峭絕處賊恃險不設備又山多生猿乃遣壯  
丁捕猿得猿數千頭束麻作炬灌以膏臘縛之猿背于  
是身率正兵攻其前旦夕戰羈縻之而陰遣奇兵從險  
絕處負梯銜枚引猿上既及賊柵出火燃炬猿熱狂跳  
賊廬舍皆茅竹猿竄其上輒發火賊號呼奔撲猿益驚  
火益熾官軍鼓噪破柵逼望見火從前直逼之前後夾  
攻賊死無算卜漏突圍走追獲之晏州遂平

章惇

初惇之入相也會妻張氏病將革屬惇曰君作相幸勿  
報怨既卒惇一日語陳瓘曰惇亾不堪奈何瓘曰與其  
悲傷無益曷若念其垂絕之言惇無以對徽宗時惇貶  
雷州初蘇軾謫雷不許占官舍及僦民居惇又以為強  
奪民居追民究詰及是惇適問舍此民曰前蘇公來  
為章丞相幾破吾家今不可也 璿率秘獄惇王之曾

宋史

卷四

十一

布實附會其事初法官議罪猶謂厭魅事未成不當處  
極典布曰驢媚蛇霧是未成否眾皆瞿然于是死者三  
人孟后遂廢

蔡京

京前後凡四當國目昏眊不能事事悉決于季子條凡  
京所判皆條為之也條代京入奏每造朝侍從以下皆  
迎揖囁嚅耳語堂吏數十人抱案後從以是恣為姦利  
無不得所欲帝時亦頗厭薄之而京殊無去意一日乃  
呼童貫詣京使上章謝事貫至京泣曰上何不容京當  
有相讒者不得已乃謝事 攸京長子也權勢軋于京  
浮薄者復間之父子遂各立門戶為讐敵攸一日詣京  
京正與客語客避之攸甫入遽握父手為診視狀曰大  
人脈勢舒緩體中得無不適乎京曰無之攸曰禁中有  
公事即辭去客竊窺見以問京京曰君固不解此此兒  
欲以吾為疾而罷吾也越數日京致仕 攸既得幸帝  
進見無時與王黼並預宮中秘戲或侍曲宴則短衫窄  
袴塗抹青紅雜倡優侏儻多道市井淫嫖語以相譁浪  
妻宋氏出入禁掖童貫伐燕攸為副宣撫陸辭日適二



美嬪侍上前攸指之請曰臣成功歸乞以二嬪賞帝笑而勿責後京父子俱竄死

童貫

貫多樽論蔡京之進貫有力焉選置將吏俱捷取中旨不復關朝廷獵進簽書樞密院是時人稱蔡京為公相貫為媼相北伐之役華起邊釁金人敗盟南下貫聞奪魄即奔入都奉上皇南避唯恐行之不速後斬于英州

宋耐

徽宗頗垂意花石吳人朱耐善逢合為密進浙中珍異初致黃楊三本帝嘉之後漸增之五七品政和中遂極盛神爐相望于淮汴號花石綱所貢多豪奪于民士民家或一石一木稍堪玩即領健卒直入用黃封表識之未即取仍使護視微不恪即坐以大不敬及發行必徹屋抉墻以出是時人家或有一物小異即共指為不祥惟恐芟奪之不速也嘗得太湖石高四丈載以巨艦役夫數千人所經州縣至有折水門橋梁鑿城垣以過者欽宗時籍勸資田至三十萬畝餘物稱是徒循州即所至斬之

宋史

十五

土

郭藥師

盜將云藥師以派易二州來歸然衷實觀壘陰納款子金徽宗不知也召入見厚遇之藥師曰臣在虜中聞趙皇如在天上不圖今日得望龍顏帝大喜解所御珠袍及三金盆以賜他日童貫至燕藥師郊迎再拜貫避之曰汝為太尉位視二府與我等此禮何為藥師曰太師父也藥師推知拜我父焉知其他貫釋然遂邀貫視師至迤野略無人跡藥師下馬當貫前掉旗一揮俄頃四山鐵騎耀日莫測其數貫失色因為帝言藥師必能抗虜未幾從金兵南下金人圍汴其詰索宮省遂取珍寶無厭皆藥師蕙之也

楊邦又

金兵陷建康守臣皆出迎拜邦又時知溧陽獨不屈自誓必死刺血大書其衣裾曰寧為趙氏鬼不作他邦臣金帥使人說以官邦又首觸柱謂曰世豈有不異死而可判動者勿一帥怒取幅紙書死活二字示曰無多云欲死即書死字邦又奮筆書死竟罵賊死



